



# ‘北京一号’上天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藏書  
205170

# “北京一号”上天記

北京航空学院  
“北京一号”文学組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45024528

Q.VICUS

“北京一号”上天记

“北京一号”上天记

北京航空学院著  
“北京一号”文学组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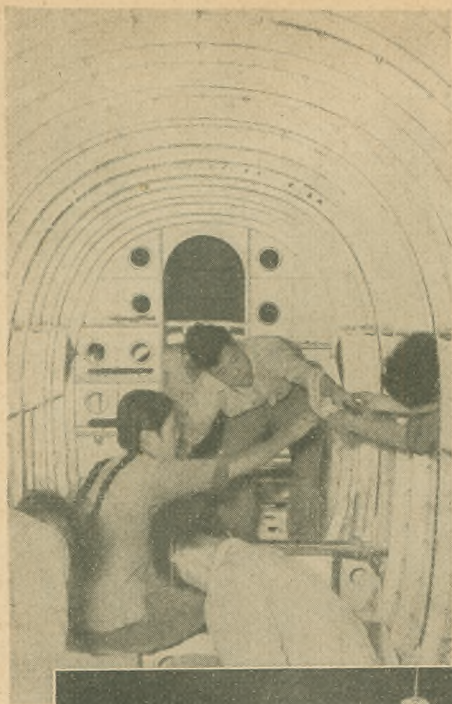
787×940 1/32 3印张 1插页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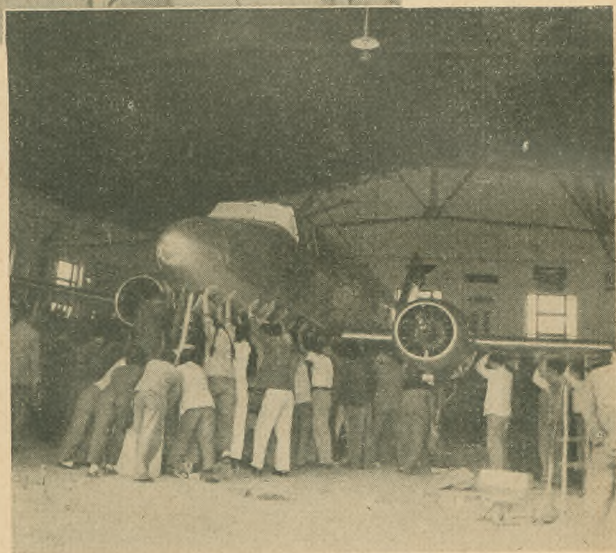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0 定价(4)0.23元



康生同志为‘北京一号’题词



同學們在機身內  
進行卸裝



‘北京一號’的總裝配正在緊張進行

## 序 言

航空学院的同学们，在一百昼夜中用勤劳的双手，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制造出来了“北京一号”轻型旅客机，现在他们又用自己的手写出来一本报道他们如何制造“北京一号”的小册子。通过这个小册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积极苦干忘我劳动的英雄事迹，而更重要的是它生动有力地证明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英明正确。

在学校中造飞机本来就是一件历史创举，而由师生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这更是一件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事。可是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在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大家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经过全院师生职工的苦干苦干，终于把一架性能良好的旅客机制造成功了！这创造性的成就，不是容易取得的，在飞机制造过程中，不但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也有两种方法的斗争。在开始一提出学校要搞生产要自己制造飞机时，就遇到“学校搞生产影响教

学”“制造飞机不务正业”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抗拒，后来在搞飞机设计方案时，又遇到“怕抢周期”、“怕返工麻烦”等消极情绪的阻碍，但这些都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的青年师生的干劲冲垮了，把设计和制造的周期缩短到一百昼夜。这说明飞机设计制造过程也是经常有着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经常有插红旗拔白旗的斗争。

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是完成飞机制造任务的重要保证。大批的青年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向各种困难作斗争；那里有困难，党就出来支持，领导同学们向困难进行斗争，告诉同学们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怕失败，不要泄气，坚持不懈的苦干下去，就会取得最后胜利。比如自己制造生产工具，自己制造生产设备，自己制造各种材料，都遇到了很大困难，但都在党的大力支持下，把困难克服了，很多设备、工具，自己试制成功了，这就保证了飞机制造的顺利进行。我们从“北京一号”的试制中更加体会到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的重要性。

其次在生产中要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北京一号”就是广大群众智慧和才能的结晶，不管设计和制造都是群众创造、集体劳动、集体动手动脑，所以她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集中体现。

由于“北京一号”的生产是体现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所以，她的收获不仅仅限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生产改造了思想，提高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悟，加强了与工人阶级的思想联系，使自己初步变成既是学生又是工人、既能动脑又能动手，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这就使自己逐渐变成共产主义的新人，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新的青年一代。

以上这些情况、这些问题，我们都可在这本小册子中看到比较形象的叙述，将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这对我们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会有重大意义，因此虽是十几篇短文，也有他一定的价值，值得向读者推荐和介绍。

臧伯平



## 目 次

辯論会上.....	7
不寻常的点击錘.....	20
为建立硝盐槽而战.....	29
創造磁力探伤机的陈秉乾.....	33
在最艰难的时候.....	39
李文的錯誤.....	45
“小牛”和“小辮子”.....	56
卸装之歌.....	68
赵师傅.....	72
生产准备工.....	78
师徒之間.....	83
最后的战斗.....	87



九月二十四日的清晨，首都机场上站满了欢乐的人群，霎时，一架带着“北京一号”标帜的银色飞机腾空而起，在晴朗的天空中，时而昂首高飞，时而俯冲直下，是那样矫健、轻盈。人们兴奋若狂，蹦跳欢呼：“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师生们显得特别激动，他们拥抱着、蹦跳着，很多人都流下了兴奋的眼泪。

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为了“北京一号”的诞生，北京航空学院一千五百多个师生，整整苦战了一百个昼夜，他们废寝忘食的战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困了用冷水浇浇头，饿了就咬口馒头，有时来不及吃就紧紧腰带，他们就这样用胜利送走了时间，用战斗赶走了疲劳。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上天的时刻，现在他们亲手制造的——“北京一号”冲上了云霄，这对年轻的设计员、工艺员和参加“北京一号”制造的全体同志来

說，真好象年輕的媽媽看見自己的孩子第一次會走路時的心情一樣，那麼興奮，那麼激動。

但是北京航空學院師生們，取得這一成就不是輕而易舉的，他們經歷了一條艱難崎嶇的道路。一架先進飛機的設計和製造，它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設計員和工藝員，它需要數以千種計的材料和數以萬計的零件，它需要相當高的技術水平的工人和必要的工具設備，而這些對於北京航空學院來說幾乎一無所有，他們唯一有的只是未出茅廬的青年學生和沒有實際生產經驗的教師。設備不足，技術力量缺乏，沒有材料，沒有生產經驗……這些都是擺在北京航空學院師生面前的困難，然而比這更嚴重的困難，却是資產階級保守思想的抵制，從“北京一號”開始設計時起，這種鬥爭就一直沒有間斷過，而且鬥爭一直是很激烈的，這本書的開頭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 辯論會上

“北京一號”設計方案的辯論會正在十分緊張的空氣中進行着。

辯論會在院部會議室召開。這是一間寬敞的房子，室內中央放着兩排長方形的桌子，桌子兩邊放着許多椅子，牆壁上挂着好幾幅“北京一號”的草圖，圖上紅色與黑色的綫條，密密地縱橫交叉的勾劃出了一架輕型的多用途飛機。

關於“北京一號”的設計方案的辯論，院內一直有二種意見：一種是以青年設計員為代表，主張把現在的多用途飛機的設計方案，改為單用途旅客機的設計方案；一種是以幾位老教授和個別青年學生為代表，他們堅持多用途方案。這兩種爭論本質上是先進與落后的鬥爭，因為多用途飛機方案在載重量、耗油率和速度上是落后的，而旅客機在這三方面的主要數據上就先進得多了，正因為是先進與落后的鬥爭，所以從辯論會召開第一天起就爭論得特別激烈。

今天的會議由武光院長親自主持，一些有關

的教研室的教授們也來參加辯論。

辯論會已經進行好一陣，為了緩和一下會議上的緊張空氣，武光同志宣布休息十分鐘。

這時青年設計員們又三三兩兩地聚集在一起，一個胖胖的、帶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的設計員說：“我認為今天的辯論會比以前幾次開得都好，特別是方才提出的幾個方案，比現在的設計要先進得多了。”一個面孔黑紅黑紅的女設計員馬上接過來說道：“那還用說，多用途怎麼能……”講到這裡，她俏皮的引用了在設計員們中間流行着的一首打油詩來証實自己的看法：

一號飛機多用途，  
結構複雜加強多。  
重量一超有四百，  
六位乘客剩兩個。  
腿兒長，賽仙鶴；  
框緣強，地板弱；  
橢圓肚皮  
操縱通不過；  
希奇古怪，  
古今中外從來沒見過。

“真形象啊！”一個活潑的女設計員說，“重量大，速度低，載重量小，不安全的飛機咱們決不搞，

要搞就搞先进的。不过，呶！”她把嘴朝着窗前坐着的两位教授一咧，“可是咱们的教授现在还不同意改新方案啊！”黑姑娘接过来說：“那还用說，孩子总是自己的好，不过……”她补充的說，“这句话已經沒有时代的意义了。”

这时坐在窗前的两位教授，对这群青年設計員的談論，似乎毫无兴趣，只是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显得那么安然、自在、胸有成竹。

十分鐘过去了，辯論会繼續开，人們的眼光都集中到窗前的张教授和李教授的身上。

张教授是搞設計的，当年曾在美国留学，在国内任教已有許多年了。同學們对张教授早先是很崇拜的，自从双反中批判了資产階級学术观点与教学观点之后，才对他有了比較正确的認識。

张教授站起来发言了，他生长着一张許多老知識分子特有的那种不可捉摸的久經风霜的脸，动作迟緩，說話的声調总是慢悠悠的。

“請允許我在未說明我的意見以前先举一个例子，假如我們国家还不能制造汽車，一旦能制造汽車时，是搞卡車呢？还是先做轎車呢？无疑是先搞卡車。因为卡車是既可以載貨又可以坐人，能够滿足国家各方面建設的需要，有条件了才能造轎車。我認为我們今天設計飞机也应该从这方面去考虑，現在無論从使用單位所对我們提出的

要求，或是从目前我們国家的需要来看，搞多用途飞机是对的，改新的方案沒有必要。”

张教授吸了口烟，接着說：“方才有人指出，多用途飞机的設計方案还不够先进。其实这也不奇怪，飞机設計总不能一次設計得很好，一般的都是第一步先上天，第二步再修改，还没有听說过一次就設計得很理想的。

“至于有人提出設計的速度太低（每小时二百四十公里），这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問題，只要换个大的发动机就可以了。如果换了大发动机，就是把它改为旅客机也完全合适。

“还有人說多用途飞机的腿太长，强度不够，不安全，新方案腿短就安全。我認为这种說法是缺乏理論根据的。腿长也是經過計算的，腿短也是經過計算的。”說到这里，张教授略微有点激动，不过很快地就平靜下来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多用途的設計方案也并不是完全理想的，还是有許多缺点的，但也不是最坏的。”

张教授剛要結束自己的发言，又想起了一个應該說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是张教授不主张改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說道：“我們的图紙已經出来了，施工的准备工作的也作了許多，实验也搞得差不多了，現在一下都推翻，再从头来，世界上还没有听說过有这样的程序，再者……”他突然打

了个頓，又想了一想，不愿繼續說下去，就結束了自己的講話。不过张教授沒有說出口的話，并不是沒有人知道的，因为张教授在会外曾和別人說过：“搞飞机，不象搞政治工作那样，可以用辯論的方法来解决的。”他不相信今天这样的辯論会能解决什么問題，特别是听到他的学生們对自己所滿意的設計方案的意見时，他对这个会就更反感了。

张教授发言虽然是长了些，但是会場上却很靜，大家都用心地听着。这倒不是完全由于同学們同意张教授的意見，而是不少人想了解张教授所以不同意改方案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这时，坐在张教授旁边的李教授发言了。李教授向来很直率，但有些急躁。因此，他一开始就直截了当的說：“我同意张教授的意見，即使改为旅客机，旧方案也可以用，并且用不着大的修改，至于有人指出速度不高，我認为这对于旅客机來說，并不是主要的。另外还請大家注意这个事实，現在旧方案的工艺准备工作已經差不多了，模綫、样板大部分作出来了，料也下了，型架安装也差不多了，卡板也做了。要知道一个卡板就得四、五十元，而且还得叫外厂給我們加工，如果要改新方案，这一切都得报废！請大家想一想这样要浪費多少錢？”李教授越講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他用警告的口气說道：“現在我們旧方案的設計图



紙都供应不上了，如果重新設計的話，新圖紙在哪里？現在外廠援助我們的工人已經來了，如果重新設計，他們就不得不閑在那里等着圖紙，這樣將會造成多么大的浪費啊！更重要的是‘北京一號’何時能夠上天，沒有了保證……。”

會場上靜得沒有一點聲音，空氣突然變得更加緊張起來。

這時，那些原來拿不定主意的人，思想動搖起來了。是呀！如果改圖，“十一”不能上天，這可是個大問題呀！還有，過去的圖紙，工藝的准备工作……一切都得報廢！還是不改吧！多用途的飛機國家不是也需要嗎？！改，還是不改呢？

這時機身設計組組長老閻同志發言了。老閻同志是一位不太愛講話的青年，但是對張李二位教授的令人不愉快的發言，不能不表示一下自己和機身設計組同志們的態度，他說：

“方才李教授說，對於旅客機來講，飛機的速度並不是什麼最重要的問題，還說多用途飛機雖然慢，但也可以改為旅客機，正象張教授說的，只要加大發動機就可以了。我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大家知道，1955年報上就刊登了中長鐵路火車速度已達到每小時130公里，而我們多用途飛機的速度每小時只有240公里，如果火車再一躍進，恐怕就和我們的飛機不相上下了。大家都知道，

坐飞机总得跑到离城很远的机场上去，这样把总的時間加起来，坐飞机和坐火車就几乎沒有了差別，这样在爭取時間上就失去了飞机的意义，当然更談不上經濟。怎么能說对旅客机來說速度不是个重要的問題呢？如果象张教授說的为了提高速度，換个大发动机的話，无疑的耗油量就要增大，成本就要提高，旅客的負担就要加重，我想这一点，用不着多講，我們搞飞机的人是應該明白的。”

李教授听了这句话，臉有点紅了，嘴里不說，心里却很不高兴。他摸了摸自己的头頂，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使人們兴奋的是机身設計小組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这个旅客机方案首先是減小机翼面积，由于机翼面积的縮小，就使整个飞机的重量也大大減少，速度大大增加。

人們听了这个方案介紹之后，都兴高采烈，鼓掌叫好。只有那些不主张大改方案的人一声不响，坐在那里低头沉思。这个新方案象霹雷似的震惊了他們，因为他們的原則是，無論怎么改，就是不要改机翼，因为机翼一改动，其他一切都得改，一切都要重新設計。

“我們气动設計組同意改方案。”这是五年級学生和組长郑教授事先研究好了的，学生們讓郑教授代表他們在会上发言。郑教授說：“我們要造

飞机，就要造先进的，就应该合乎多快好省的要求。现在的多用途飞机，重量大，载重量小，速度慢，制造这样的飞机不会受到人们欢迎，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这才是浪费，最大的浪费！我们应该造旅客机，而且应当在载重、速度、耗油量、设备上赶上国际水平。至于张教授说飞机总不是一下就能设计好，非要第一步上天，第二步修改不可。这种说法我认为受常规的影响，现在工人能在许多产品上，一生产出来就赶上或者超过了英、美，农民能够搞出世界上少有的小麦高产田，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架飞机的主要性能上达到国际水平呢？为什么我们非得分两步走，而不能两步并成一步走呢？至于会不会影响‘上天’问题，我看，不一定，只要大家齐心干，明年‘五一’上天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的。”

这一段话很有鼓动性，会场上马上活潑起来，那些年轻的设计员不住地点头，看得出他们心里是十分高兴的。

看来不同意改方案的人是孤立了。张教授和李教授虽然表面上很镇静，心里却觉得压力很大，汗往外冒。现在他们不得不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拿出来了。于是李教授站起来发言：“看来设计部门的几个组的主张是一致的，可是我要问你们：什么时候把图纸设计出来？如果能保证在四十五天之

內交出圖紙，‘五一’上天就有可能，否則改方案就沒有現實意義了。”李教授這幾句話，使得會場空氣頓時就緊張起來。人們都清楚地知道，原來多用途飛機的設計從三月就開始了，到了六月還沒有全部設計出來，現在要在四十五天里，設計出幾千張圖紙，這，確實不簡單，能辦得到嗎？參加會議的人們，把視線轉向這些青年設計員們，好象在問他們：“怎麼樣，小伙子們，四十五天辦得到嗎？”這時青年設計員們三、五個一伙，他們討論着時間、人力、資料等。從他們的情緒上看得出他們很緊張。就在這時，工藝專業系的同學代表發言了，他說：“四十五天交圖，這對設計室來講確實是困難的，但是我們工藝室的同學們現在還不算忙，我們準備大力支援你們。”強度計算組的代表也站起來說道：“我們強度計算組決心把原計劃靜動力實驗從九十天的時間縮短到三十天，拿出六十天的時間，支援設計室。”友誼的手，共產主義的協作精神使青年設計員們大受感動。經過簡單地交換意見，老閻代表設計員們站起來表示：“一定要在四十五天內把圖紙制好。”這句話象一陣春雷似的震動了會場，人們有的竟叫喊起來，鼓掌聲，歡樂聲，沖擊着整個會議室。

武院長看着大家興高采烈的樣子，也忍不住地笑了，他不由得扭過頭來說道：“李教授，你看怎

样？”

李教授被这突然的問話惊住了，他一下拿不定主意，半晌，他才勉强地說道：“試試看吧！不过，我可沒有把握，因为——”

“因为什么？”設計員小吳着急地追問了一句。

可是李教授把下句話从嗓子眼里咽回去了，他沉思了一会儿說：“好吧！我們努力地干吧！”

笑容又浮現在每一个青年人的臉上，人們的心情开始輕松下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张教授又講了話：

“我方才提出的問題还没有解决。”他慢吞吞地說。“首先我要問一下，要是改为旅客机，能不能保証有人要，这是一；其二，我們搞飞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練兵，那么搞多用途不是也可以練兵嗎？何必要浪費許多錢，又冒着時間的危險非改不可呢？”

张教授这段話就象一陣冷风似的，吹走了人們脸上的笑容，又給人們的心里籠罩了一层阴影：旅客机有沒有人要呢？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練兵呢？这些問題在人們脑子里迴旋着找不到答案。这个問題不解决，改方案的定論就不能下。同學們都把視綫轉向院长、党委書記武光同志，盼望着党給他們支持、指示。

武院长终于講話了：“我同意大改方案的意

見。這種意見是力爭上游的表現。我們永遠都應當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永遠不滿足所得的成績。目前的問題不是我們設計出來的飛機，有沒有人要的問題，而是設計的飛機好不好的問題。如果好，不僅民航局要，而且還可以出口賣到外國去。”

這些話真象是一股溫暖的東風，霎時吹散了人們心頭的猶豫，喚起人們的喜悅，不但使得人們信心更加堅定，而且還給人以極大的鼓舞。

“當然我們時刻也不要忘記，”武院長繼續說，“我們決不是為搞飛機而搞飛機，搞飛機是為了練兵，是為了培養幹部，好追趕世界先進航空科學水平。但是只有搞先進的飛機才能更好地培養幹部。多用途飛機要照顧各個方面的使用情況，因而在性能的設計上就要受到影響，何況目前我們國家已有‘安二’，兄弟學校也在搞多用途飛機，蘇聯也有‘小蜜蜂’，這些都可以解決我們國家當前需要。而旅客機呢？我們還沒有搞，但是目前由於工農業大躍進，地方交通又很需要，同時因為旅客機單一，就有可能在速度、載重量、耗油率、設備的設計上達到最先進的水平。所以我同意我們製造旅客機。

“有人還提出我們大改方案要造成浪費，說外廠來的工人沒事做會有意見，這些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看法問題。在這幾天的辯論中同志們都破除了

迷信，解放了思想，敢想敢干敢獨創的共產主義風格大大地增長，這些成績是花多少錢也買不到的。同時，我們的新方案實現後，對我們國家建設的好處也是不能和目前一些報廢數字相比的。”這時會場上响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同學們不住地點頭。幾位同學站起來講話了，他們一致表示完全同意武院長的講話。這時，武院長回過頭來望了望張、李兩位教授，希望他們表示一下態度。張教授，只是不斷地吸煙，對院長的話不反對，也不表示同意，臉上現出沉思的樣子，看來他現在是不準備講話了。這時大家便將目光和注意力轉移到李教授的臉上，人們都顯得有些急躁不安，彷彿在說：“為什麼你們不說話，難道武院長講的不对嗎？”會場一下子變得很靜。一個設計員忍耐不住了，便催促道：“李教授，您談談吧！”

李教授取下香煙來，朝煙碟抖去煙灰，又現出沉思的神情，過了一會，說道：“干着看吧。”說完了這句話之後，他又不住地吸開了煙，再也沒說什麼。

武院長和黨委幾位負責同志交換了一下意見，站了起來說道：“黨委同意大家的意見，決定按照旅客機方案立即開始設計工作。”話很簡單，但他把每一個字都咬得清楚，說得有力。這時會場上响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這掌聲不僅是為了祝

賀新的設計方案誕生，而更主要的是為了表示感謝黨，在領導他們與資產階級的保守思想鬥爭中，在先進與落后的鬥爭中，又打了一個大勝仗。

同學們走出了會場，每個人的臉上，都出現了一種難以描繪的歡樂情緒。他們祝賀這個新設計圖樣的誕生，祝賀這個即將飛翔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天空上的銀鷹——“北京一號”的誕生。這個時候，每個人的心都是熱滾滾的，他們邁動着有力的步伐，向着製造“北京一號”的設計室和廠房走去。

只有張、李兩位教授，滿心煩躁，腳步也不象來開會時的那樣輕快，而是沉重、緩慢，這時在他們心里，唯一思忖的問題就是“你們有把握在明年‘五一’上天嗎！”<sup>①</sup>

---

<sup>①</sup> 原“北京一號”計劃是明年(1959年)“五一”上天，后来又太躍進了一步，改為今年“十一”上天。



## 不寻常的点击锤<sup>①</sup>

钣金车间流行着一首快板：

点击锤，真叫妙，  
浑身上下用废料。  
为了锤头打得准，  
旧汽缸把膀子套，  
鼻子伸出二尺长，  
蒙皮全靠它来敲。  
点击锤，真是巧，  
象个老头弯着腰。  
木头拐杖挂在地，  
干起活来呱呱叫。  
锤子虽小意义大，  
打破保守老一套。

一提起这架点击锤，人们就想起那个敢想敢干的张建，也想起那个带着无边眼镜的王潮副教

---

<sup>①</sup> 点击锤是用来把铝钣打成飞机蒙皮的电动机器。

授。张建是五年級工艺班的学生，是个党员，身体黑黑壮壮的，干什么都踏踏实实，人家都亲热地叫他老张。在工艺班他学的是打蒙皮，六月里院部决定調他参加制造“北京一号”飞机的工作。张建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上工了。到钣金車間一看，什么机器也沒有，蒙皮要是用手打，可就太慢了，而且質量也不好。

可巧，这会儿有一股小小逆流，什么“学校条件不好不能造飞机”啦！“条件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听了这些，张建更急了，找系总支書記去吧，最好能买一个点击錘。

跟总支書記一談，他的想法就变了。总支書記說：“咱們造飞机缺的东西可不少，要是一样样全买来，不要說花錢太多，時間也来不及。現在要求大家‘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劳动来創造条件。”

张建回到宿舍和党支部一談，很快就組織了一个点击錘突击队。突击队由张建負責。还有一个外号叫博士的，这个“博士”平时特別喜欢扣理論，戴个近視眼鏡，手里总是拿着一本書。再有一个梳长辮子的女同学，叫郑丽，因为她年齡小，所以別人都叫她小丽。就是这么三个人，要在規定的一周之內自己設計自己制造出一个点击錘来！

开始他們走了弯路。

第一天上午，博士从英、美、苏联好多原文杂

志上找出了点击錘的資料，還有照片。他指着一本英文雜誌上的照片說：

“你們看：我覺得這個樣子最好了，咱們就按這個設計吧。”

“這造起來費事，花錢又多！依我看工廠里的那種点击錘還不壞，很簡單，用起來也比較熟悉。”張建不同意他的主張。

“那種点击錘太落后了！”

“可是很實用啊！”

.....

站在一旁的小麗見他們兩個人爭論不休，便說道：

“別吵啦！咱們還是去問問工藝師王副教授吧！”

他們一起找到了王潮副教授。王副教授說：“你們的鑽研精神很好。你們先每個人畫一個圖來，憑圖比較。”

這天晚上，兩個人連忙畫圖，小麗一會幫這個，一會幫那個，忙了大半夜。

第二天早上，在王副教授面前，博士把他的設計講的頭頭是道。王潮用手扶着他的無邊眼鏡連連點頭。小麗笑着說：“你可以得五分了。”對張建的設計，王副教授只說了聲“還可以”，言下之意仍嫌有些落后。可是兩種設計都和其它点击錘一樣

需要一种銅，这种銅又貴又不好买，而且导向机构也很复杂，不好作。

王潮說：“設計得都很好，可是材料缺，工人水平有限，这种机器要求又高，我看要在咱們学校里造出来，怕有相当的困难吧！”

“困难倒不怕，我們可以想法解决。”张建說。

“当然，你們年輕人的热情是好的。不过，如果能买一架新的机器，对教学也有利。”

张建一听，这怎么行，总支書記不是說要自己动手嗎？

于是，他們又来找总支書記。总支書記說：“各車間都在設計一些新机器，很多都用最便宜的材料，簡單的机构，你們也要多动些脑筋大胆創造才行，最好先到車間去看看吧。”

张建一想，对呀！不能光坐在屋里画。三人一商量就跑到鍍金車間。原来各兄弟突击队早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外边，厂房突击队正搬运各处找来的大小木头，沒有技术員他們就自己动手設計。里边好多突击队员跑来跑去。有的叮叮当地敲着鉛板，有的在焊什么东西，有的正在做水泥模。

提起水泥模，在世界上也算是新技术了。它比鉛板模便宜好几倍，而質量却差不多。这些突击队员听说张建找了王副教授就都笑起来了。

“別找他啦，我們水泥模他还說不行哪，可我們就試驗成功了。”

张建想，人家真是敢想敢干。这时候几个手工工具突击队，抬着一个螺旋桨走过来了，他便問：

“你們抬它干什么用啊？”

“当錘子用！”他們笑着回答。

“去你的吧！这三个大柱子怎么錘啊！”小丽把辮子一甩大笑起来了。

“你笑什么？我們把它橫着鋸开不就行了嗎？你們看这厚度大小合适！”說着就抬走了。

“对！咱們也找找旧东西去！”张建提出自己的建議。

“快去找吧，不然去晚了就沒有了！”小丽也贊成。于是三个人跑到废品堆里，旧倉庫里，破飞机的停机場上，收集了好多的角鉄、螺釘、鋁板、型材、皮帶……。

小丽一边找一边唱。博士低着头，用高度近視的眼鏡仔細的看看这看看那。张建紧张地跑来跑去。

“你們看，这个能用嗎？”博士举着手說。大家一看，原来是破齒輪！

张建看了看說：“恐怕不能用！”

“你真笨哪！”小丽指着博士笑着說，“別看你念書挺‘聰明’，干起活来可一点也不行！”博士一

生气就把破齒輪扔了。

已經快中午了。他們累得滿身大汗。休息一會吧，三個人找了個破飛機旁邊坐下。張建說：“來，咱們開個諸葛亮會吧。我覺得找廢料也要有目的，反正一個點錘要有機架、導向機構和錘頭等幾部分，現在差不多就剩導向機構沒解決了。”

小麗看博士好像不高興，想逗逗他。她把剛拾的亂七八糟的東西裝了一大包往博士身上一堆：“來！你背着。”說着就大笑起來。

“別鬧！”博士使勁一推，結果把後面一個發動機給撞倒了。

“哈……”小麗笑彎了腰。

這一鬧倒鬧好了。

發動機一倒，張建一下子看見了一個汽缸，本來一個破汽缸也算不了什麼，可是現在不同了。他想，汽缸是不是可以作導向裝置呢？要是作成了，就可以不要銅也不要什麼複雜機構了。

“你老是盯着那破發動機干嗎呀？”小麗看着張建發楞，就問他。

“我在想，汽缸是不是可以做導向裝置。”

“汽缸！”小麗若有所思地說，“把汽缸頭去掉反過來是吧！”

“對呀！”張建表示贊成。

“我想應當分析一下，可能行也可能不行！”博

士的态度不够坚定。

“怎么不行啊！我看你滿脑子是什么高級、先进，总支書記要我們白手起家大胆創造！”小丽一下子就把博士頂回去了。

“咱們試驗試驗看。”張建說。

“好，試試看。”博士只好同意了。

他們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拿到了車間，又經過二晝夜的苦战，終於把零件基本上作好了。除了錘头是用鋼料机械加工，电动机是成品以外，其它完全用的废料。党总支書記在夜里到車間来了。

“干的怎么样啦？”

“快完啦。”小丽搶着說。

“好啊！这种因陋就簡、就地取材的办法很好。”書記这样一評价，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第四天夜里可有点受不了啦！夜里工作可真不簡單，尤其是三天以来也沒睡多少觉。到早上三、四点钟时，博士差点儿睡着了，这会儿蚊子也象餓疯了似的拚命咬人。

張建看小丽眼睛都睜不开了，就說：“唱个歌儿吧，小丽。”

“不，还不到时候，非等作好点击錘我才唱呢！”

“对！作不好点击錘，我們就不离开厂房。”張建一边仔細的擰螺絲一边說。

“咱們这錘会不会象王副教授說的不好用啊？”小丽把在心里悶了許久的話說出来了。

“一定好用。不好用就修理！”

听张建这么一說，小丽心里踏实了些，笑了笑，可是不象从前那么开朗。

第五天上午，点击錘完全装好，就要試車了。总支書記、王潮都来了。

真糟，电动机一开，点击錘就象那歪脖子树遇見了大风一样，振动得很厉害。

大家都楞住了。张建急得滿头大汗，瞪着眼睛看着机器。小丽坐在旁边好象要哭似的。总支書記問王潮：

“你看这振动問題怎么解决？”

王潮不慌不忙地說：

“振动嗎？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剛度不够；一是因为頻率相似引起共振……目前嗎？……”

一进入目前的实际問題，王潮說不下去了。

“我看在这儿加个支柱吧。”张建指着歪脖子的中部說。

“对！就用外边的木头頂上看行不行。”总支書記說。

“行！”正在发愁的小丽脸上又出現了笑容。

“走，拿木头去。”說着她就拉着博士跑出去了。

果然，頂上木头之后，点击錘工作得比較正常



了。又經過好多次試驗，排除了几个小的故障，点  
击錘已經工作得很好了。

“成功了！”小丽高喊着。

“不！还要試打几次才行。”王副教授仍然怀  
疑地說。

“对，試試。”张建說着就拿了块鋁板放在錘头  
上打，通通通声音很和諧，检查結果，質量良好。  
“真的成功了！”大家都不由得鼓掌欢呼着。小丽  
把辮子一忽儿甩到前面，一忽儿甩到后边，高兴的  
了不得。

党支書記和大家一一握了手，說：“你們干的  
很好，很好。”

总支書記又向王副教授說：

“你看，同学干的怎么样啊？思想可以算解放  
了吧？！”

“是啊！我觉得……还不坏。”王副教授有点  
不自然地說。

“收获真大呀！”小丽說，“从前我根本不相信  
自己的力量。”

“我也觉得自己过去只重視書本……。”博士  
十分感慨地說。

张建沒說什么，但他心里想的更多，“党，沒有  
党的領導，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 为建立硝盐槽而战

“北京一号”离预定上天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各个车间送来的零件，堆得象小山一样，急待着淬火。

淬火就必须有一个硝盐槽设备，没有硝盐槽怎么办呢？

院党委决定：在最短期限内，自己建造一个硝盐槽。这个任务党委交给四年级二十多个突击队员去完成。由王师傅担任突击队长。

这二十多个同学谁也没有看到过硝盐槽，目前手边只有一张苏联设计图。要按照这个设计建造的话，不但要花四、五万元，而且还要一百多天的时间才能建成。这是他们不敢想的，因为“北京一号”全部的生产时间，也只不过一百天啊！于是他们决定大胆想，大胆干，边设计，边施工。这样，建造硝盐槽的工程就开始了。

当党委决定自己建造硝盐槽的时候，学校里就有些人反对，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们说：“造硝盐槽太危险了，一个硝盐槽至少要三

吨硝盐。一不慎重，硝盐一着水，就会爆炸。爆炸的威力相当 50 吨炸药啊！真要爆炸不要说‘北京一号’，就是航空学院吗……”这些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是，相当于 50 吨炸药的威力，确是事实。是不是有把握不会发生爆炸呢？突击队员们心中无数。但是为了“北京一号”早日诞生，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干下去！

在装配车间一个角落里，十几个同学挥舞着几只七、八斤重的大铁锤，锤击着铺在地面上一尺多厚的水泥，他们的任务是从平地里，挖出一个槽子来。双手举过头顶，铁锤从半空中有力地打击在铁钎头上，发出鏘鏘的声音，这声音震动着整个车间。人们汗珠从脸上，从胸上一滴一滴地冒了出来，又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

槽子挖好以后，下料工作开始了，实习工厂和外厂派来了好几位焊工和钳工帮助装配。电焊整日整夜地发着滋滋声音，老师傅和同学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

经过十一昼夜的苦战，硝盐槽终于建成了，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个硝盐槽性能如何？能用不能用？性能究竟如何，只有开炉试验。开炉！这是建造硝盐槽的人们所盼望的日子；但是，也是某些人最害怕的时刻，他们深怕：由于某些工作的大意和疏忽，会引起爆炸。“北京一号”的生产

总指挥王大昌副院长，陪同总工艺师和几位有經驗的老师傅来到硝盐槽旁，他們仔細地檢查各个部分，当他們認為各部分都合乎要求时，“开爐！”突击队长下达命令。溫度一度度地上升，硝盐一袋一袋地熔化，大家的心情也一刻比一刻紧张。几十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个方圓不到二公尺寬的槽子，車間里一下变得很靜，硝盐槽浮上来水蒸汽，显得更为沉重。一分鐘、二分鐘、十分鐘、二十分鐘过去了，一切都很正常，有些人脸上已經露出笑容。他們为突击队员們所取得的这个巨大成就而暗暗地祝賀着。突然表示危險的信号——电鈴激烈的响起来了，它預示着在几分鐘內，不，也許几秒鐘內就要发生爆炸。一些胆小的人們惊慌地向后退了几步，他們知道不馬上离开这里就要粉身碎骨！这个可怕的景象，在人們思想上一閃而过！这时，有的人远远走开了，有的人竟吓跑了。

時間一秒一秒地过去，人們心情也一刻比一刻紧张，正在危險万分的时候，突击队长王师傅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紧接着一个、二个、五个、所有的突击队员們都冲到槽旁，有的去关电鈕，有的把綫路捏断，有的往外搬硝盐，这一切都是那么敏捷迅速。二十分鐘过去了，槽子並沒有爆炸，突击队员們开始冷靜下来，仔細檢查各个綫路，終於发现原来是中綫碰到地下，由于漏电引起鈴响。

这虽然是一场虚惊，但人们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为这一群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死亡无所恐惧无所顾惜的青年人的高尚品质而激动着，硝盐槽继续试验下去，一个小时紧接一个小时地过去了，王师傅一连四十八个小时没有离开硝盐槽，四五十度的高温，热的他满头大汗，喘不过气来，可是他舍不得离开啊！他要看看这个用他们双手苦战了十一个昼夜建造起来的硝盐槽，究竟能不能投入生产。二天二夜过去了，硝盐槽终于接受了最严格的考验。试验的结果，证明它完全合乎要求！

这个本来需要用一百天才能建成的硝盐槽，现在只用十一天就建成了，这是惊人的奇迹，这是那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们所不相信的奇迹。

## 創造磁力探伤机的陈秉乾

飞机上的任何一个零件都不允許它有一点裂紋，裂紋是飞机的致命伤。如果在起落架上出現了裂紋，那么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起落架就可能被折断；如果联結机身和机翼的接头上有裂紋，那么在空中飞行时翅膀和机身就可能分家，就連一个小小的螺釘出現了裂紋，也会在飞机飞行时引起意想不到的危險。为了防止裂紋，所以每个零件在制造过程中都要經過磁力探伤檢驗，它能清楚的将眼睛看不見的裂紋显示出来，一絲一毫也不放过。

可是航空学院偏偏沒有这种适合探伤較大零件的磁力探伤机。怎么办呢？难道眼看着这些堆成山的零件放在这里拖长飞机上天的周期嗎？車間領導把檢驗工、二年級学生陈秉乾叫到办公室，对他說道：“我已經和××学校联系好了，把零件送到那里去探伤，生产指揮部已經同意撥一輛汽車給我們使用，随叫随到，今后这项工作就交給你，到院部开介紹信去吧！”

陈秉乾到院部去开了介绍信。但是他并没有到外校去。

两年前,陈秉乾离开了工厂,考进了航空学院,他如饥如渴的学习着,准备为航空事业贡献出一生的精力,现在,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

思潮象汹涌的海水一样在翻滚,他知道领导上是不得已才这样作的,难道说在学校里就不能解决了嗎?送到校外时间将拉得很长,他知道,在零件加工过程中,几乎每一道工序都要探伤:找出裂纹经过返修后又还要探伤,直到裂纹完全消灭为止。用汽车送!难道让各个车间就这样等着,浪费着宝贵的时间,拖延飞机上天的周期?不行!再说现在各地都在大跃进,尽管别人优先让我们使用,总要影响别人的生产,这样不好!陈秉乾想来想去,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己制造一个磁力探伤机。

从这时开始,陈秉乾开始了解磁力探伤机的原理。

没有材料,没有设备,又不懂技术,要在几天之内制造出一部磁力探伤机来,的确,这是一件困难透了的事,陈秉乾觉得棘手。但他想:武院长不是说过:作革命的促进派,就要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想到这里,他又振作起精神。他拜访几位老师傅,得到了些帮助。他天天苦思苦

想，白天他到处去搜集材料，了解机器的构造；晚上，别人都睡了，他却伏在桌子上想着磁性探伤机的结构，在图纸上画着不同形状的图样。“失败了，那就重新搞！”陈秉乾就是以这样顽强的意志，和失败进行着斗争。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实在疲倦了，他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有时候，他索性就躺在床上张着眼睛苦想。多少个日日夜夜啊！他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自己的身体，逐渐的脸色变得又黄又白，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了，可是他仍和往日一样，拚着命地干。

一天，在钳焊车间的电焊机旁，陈秉乾目不转睛的看着电焊工人操作，看着电极是怎么回事，又看它的电流强度是多少。有时，他又回到探伤室，在那台仅能探伤小零件的磁力探伤机上琢磨，看着电极怎样使零件磁化，浇上磁悬液之后，又怎样在裂纹处附上了明显的铁屑。终于他发现了电焊机和探伤机的共同点：它们同样都有两极，而且同样都是用很强的电流，如果说利用这些共同点，在电焊机上设计出一套较大的探伤设备，那么再大的飞机零件也能解决了。

他决定就这样开始着手试验。

这时，党总支書記知道陈秉乾要试制磁力探伤机的消息后，立即给了他最大的支持，总支書記通知车间党支部要全力地支持陈秉乾的试验。生



产指揮部也作出决定：陈秉乾在試驗中，需要什么，供給什么，不惜一切代价，把磁力探伤机試制成功。有什么比党的支持、鼓励更有力的呢？陈秉乾看到党和行政上这样重視，他渾身是劲，恨不得一天就把机器制造出来。

从这天开始，陈秉乾日夜苦战着，宿舍的床鋪經常是空着，車間几乎成了他的家，深夜，他还扒在灯光下画着图，翻着書本，寻找理論根据。中午，当火热的太阳烘烤着人們的时候，他弯着腰，在废料堆里翻来翻去，找寻着作实验的零件，然后拿到鉗工台上敲着，銼着。車間里的同志們深深被他这种忘我苦干的精神感动着，他們热心地支援他，他要焊什么他們就給他焊什么，党支書也經常来看他，无数双充滿友爱信任的眼睛注視着他，仿佛都在說，你一定会成功！党和同志們的关怀、鼓励，使他的信心更足了。不久，一台粗糙的探伤机就誕生了。

第一次試驗，保險絲断了！但是在零件上連肉眼能看到的裂紋都显不出来。失敗了！但却找不出原因。这一夜，陈秉乾心里象热水似的滾翻着，他仔細地檢查了自己設計的各个部件，沒有毛病，难道說是計算公式錯了。想到这里，他急忙把下厂实习时的筆記翻出来查对，公式是正确的，沒有錯！毛病在哪里呢？这时他的心，好象火錐子戳

进去似的，那么痛苦。如果别人諷刺，这倒是小事。可是造不成探伤机，就不能探伤零件，飞机上天就遥遥无期！飞机不能上天，这比什么都叫他痛苦。

陈秉乾带着隐藏不住的焦躁和不安，走出支部書記的办公室，他默不作声地佇立片刻，看着正伏在桌上紧张工作的支書，他心里感到万分不安，党对我寄予这样大的期望，难道就这样完了嗎？两眼忍不住地滾出热泪。不，不能！决不能叫党失望。他鼓起最大勇气輕輕地走到支書身边。

支書看到他一脸眼泪，知道他心里很痛苦，他讓陈秉乾坐下来，仔細地詢問了檢查情况之后，他說道：“小陈！讓困难吓躺下了，不要紧，既然設計上沒有毛病，为什么不多試驗几次呢？”这句话象一顆閃閃发光的明星似的，把小陈領到明亮亮的天地里来了。对！換一个电焊机試試看。

陈秉乾带着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找师傅去借大的电焊机。师傅說：“借是可以，搞坏了你可要負責呀！”“好！我負責。”他壮着胆子答应下来，之后又向师傅仔細地了解机器性能和使用时应注意的問題，接着他就在这台新的电焊机上装上了那套自制設備。一切都准备就緒了，第二次試驗又要开始了。

这天，是个熱鬧的日子，总檢驗师、总支書記

及其他一些同志都来到这里，如果說是来祝賀“土”探伤机的誕生，倒不如說对它的一切进行严肃的鉴定。陈秉乾沉住气，电門打开了，他耐心的澆着磁悬液，周圍的人都屏住气，盯着夹在极板上的零件，慢慢的在零件表面出現了很多裂紋的痕迹，鉄粉在它的周圍堆积起来。总檢驗师走向前去鉴定这台土探伤机。

总支書記，看着陈秉乾制造出来的这台土探伤机，思潮滾翻，心里真是又惊又喜，如果这台土探伤机真能实用的話，摆在目前生产上最困难的一关——磁力探伤就过去了，过了这关，飞机零件就可以装配了，飞机出生的时日，就屈指可算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分外高兴，脸上露出慈父般的笑容。这时总檢驗师已經鉴定完毕；鉴定的結果，肉眼能看見裂紋的地方，鉄粉堆得很多，在肉眼看不見的地方，也呈現了一层細細的但是很清楚的紋路，总檢驗师向大家說：“我們認為，这台土探伤机的灵敏性很高，可以正式投入生产。”这段話象春风一样，吹进車間，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人們热烈地祝賀着陈秉乾大胆創造；总支書記也热烈地紧紧地握着了他的双手，这时陈秉乾却是万分激动，眼眶內滾动着泪花，他这时一方面也享受着成功后的欢乐；可是他想得更多的是——沒有党，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 在最艰难的时候

七月中旬是“北京一号”制造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开始一切还比较顺利，各车间捷报不断传来，可是到了七月中旬，情况就不妙了，困难一个挨着一个来了，象千斤重的大石头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最严重是材料供应发生了问题，眼下缺少一千多件零件的材料，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但是材料在哪里呢？到哪里去弄材料呢？材料拿不到手，零件就制造不出来，“北京一号”的周期就要延长，这怎么不叫人痛心呢？

但是，还有使人更忧心的事，飞机的接头发生问题，接头是飞机制造中最重要的部件，机翼、机身几个重要部分都要靠它联接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经受着大小气流和暴风雨的袭击，如果接头发生问题，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就有可能四分五裂，造成重大事故。

接踵而来的重重困难，使一些人动摇起来，“‘北京一号’‘十一’准能上天吗？”总工艺师是不

相信的。副总工艺师心中也有一个底，那就是现在一切都努力去做，真要是“十一”不能上天那也无法，反正除去校内知道造飞机以外，外人并不知道！也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工艺人员的信心不足，成了“北京一号”能否战胜眼前困难，保证“十一”上天的最危险因素。

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最紧要的关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人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来到了航空学院。

七月的天气，正是车间里热得人汗水滴滴搭搭淌的时候，加上车床上散发出来的机油味道，金属切削时发出的狐臭味，更使人心里发慌。康生同志就在这时候来视察“北京一号”的生产情况。

看来康生同志对车间里的一切并不陌生，他似乎知道车床各部构造，和每一个零件的名称，所以当他在车床跟前的时候，总是那么认真地看着，有时还用耳朵凑上去听听。

康生同志来到了一群正在看图纸的学生面前，他含笑的说：同志们好！啊！原来是康生同志，他们喜出望外的惊叫了一下，然后齐声回答“康生同志好。”这时一位青年师傅正在收拾零件，马上跑上来要和康生同志握手，当他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满手油泥，他马上想收回来擦干净一下，这时康生同志慈爱的亲切的把他油垢的手

紧紧握住了，这位师傅的脸涨红了，眼圈里闪出了晶晶的泪花，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他太激动，同志们都和他一样，太激动了。

“有很多困难吧！”康生同志关切的问。

“不少！”他们肯定的回答。

“怎么办呢？”

“克服！”他们斩钉截铁的回答。

“好啊！”看来康生同志对这些满手油垢、兴高采烈的大学生们的充沛的革命热情很满意。

这时从车间外边跑进来三个姑娘，她们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由于长期缺少睡眠，眼旁出现了两个深坑，但她们清彻的大眼睛却炯炯发光，由于跑的太急再加上过分的激动，不停的呼哧呼哧的喘着气，她们恭敬热情的向康生同志说：“我们铆装车间的全体同志向康生同志问好！”康生同志热情的与她们握手，诚恳的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接着他们和康生同志亲切的谈起话来，康生同志问他们说：“‘十一’飞机能不能上天呀！”这些年青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满怀信心的回答：

“没问题，‘十一’准能上天！”

“这很好呀。学校造飞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困难一定会有很多，最主要的是要有信心。”康生同志亲切教导说。

“过去你们学校搞勤工俭学就很有成绩，如今比过去进了一步了，今后全国的方向就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他一边说着一边不住的擦着脸上的汗水，由于他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不停的走动，不住的询问和谈话，他的汗衫都被汗水湿透了，武院长这时叫他休息一下，他不同意的摆了摆手，继续往另一个车床前走去，这时在那旋转的车床上出现了两张红纸大字报，上边的墨迹还未干，一张上写着：

哪一棵树没有根，  
哪一个孩子没有母亲；  
北京一号是棵树，  
党是他的根；  
北京一号是孩子，  
党是他的母亲。

康生同志称赞这首诗写得很好。

“您瞧瞧这张大字报吧！”一位爱说话的姑娘急不可待的向康生同志介绍说。这张大字报上写着：

康生同志来得巧，  
今晨开展突击周，  
我们一定加油干，

紅旗插遍全工段。

康生同志來得好，  
請把我們的心願，  
告訴敬愛的毛主席，  
飛機十一准上天。

康生同志看完後，熱情興奮的說：“好啊！我一定告訴給毛主席，一定告訴，就說你們的飛機，‘十一’准上天。”

告訴給毛主席，這是多么幸福啊，是多么大的鼓舞啊，喜訊象疾風一樣，霎時吹到了各個車間，各個角落，機器似乎也懂得人意，旋轉得更快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和干劲就象火上加了油一樣，大家都在用行動表示：告訴毛主席，叫他老人家放心吧，飛機“十一”准上天。

臨行前同志們熱情地要求康生同志題字，康生同志樂意的答應了。

他用硃紅顏色題了十二個大字：“一定要使北航一號‘十一’上天”（“北京一號”原叫“北航一號”，後市委命名為“北京一號”——編注）。

這是黨對我們的信任、期望和鼓勵。

康生同志臨上汽車時熱烈的和大家握手，並大聲爽朗的說：“你們飛機製成時，我頭一個報名



参加你们的试飞，我相信你们！”

是的，党相信我们，相信我们说得到就做得得到，还有什么比党的信任和关怀更使人鼓舞的呢，困难算得了啥，一位青年工人看着康生同志走远了以后说：前面有党的明灯在引导，脚下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地，天大的困难也得在我们面前投降。副总工艺师说得好，康生同志的题词，把后路给断了，“十一”上天这是党的命令，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和信任，不管困难有多大，无论如何也得在“十一”上天，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康生同志的到来，使大家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干劲更大了，说也奇怪，过去压得人出不来气似的困难，曾一度使工艺师们信心动摇的困难，如今实在算不了什么，小小的土丘怎能挡得住洪水滚流。指挥部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突击运动接连不停，飞机接头问题解决了，没有材料，坐飞机、火车走遍全国去找。一切都为了紧赶“十一”，好坐着飞机到天上去看毛主席，那时可以兴奋而幸福地向他老人家说，我们在“十一”前把“北京一号”造出来了，我们并没有辜负党和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

“北京一号”最艰难的时候就这样走过来了。

## 李文的錯誤

轟！突然間一聲巨響，象炸彈又象炮彈，是那麼沉重，震得房子都顫動了一下；正在貫注全神工作的同志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一驚，都停下了車，不約而同地瞪起了驚慌的眼睛向外張望。因為響聲十分迫近，仿佛就在身邊，大家都感覺這個聲音不尋常，預感有什麼事故發生了。

“硫酸爆炸了！硫酸爆炸了！”一個同學從××車間沖出來，他一邊大聲驚叫着，一邊飛快地從樓上跑下來！

當人們涌進××車間時，一幅破碎的景象出現在眼前：五公斤的濃硫酸和半槽強鹼混成黑色的溶液，流得滿地都是，潔白的天花板上印上了黑麻子，漂亮的窗簾也燒得盡是一個個的窟窿，昨天車間得到的錦旗——一面嶄新的鮮紅緞子制成的旗啊！現在也被腐蝕得破爛不堪了，原來裝濃硫酸的方形玻璃杯，早就體無蹤迹了。

事故是嚴重的，破壞了車間的生設備，尤其是當前正是“北京一號”生產最緊張的時刻。這場

爆炸，給車間的同志帶來很大的不愉快，而且險些炸死人。

事故的責任者是二年級學生、檢驗員李文。

已經是夜里十二點正了，討論硫酸爆炸事件的會議還在進行。會議的氣氛十分莊重，參加會議的同志心里都象掛了一塊鉛一樣沉重。在會議室的門口，坐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青人，戴着近視眼鏡，他時而低着頭，時而微微地側着頭，傾听着同志們的發言，從他臉上異樣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就是事故的責任者李文。

車間主任用低沉的、但是清晰的聲音，在作會議的總結：“事故，就性質上講，是嚴重的，雖然它還沒有造成人身事故。李文同志作為一個檢驗員，至少在下列幾個問題上是錯誤的。第一：在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沒有通過領導，這是目無領導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第二：李文同志在制定工藝規程的時候，違反了最起碼的常識，將濃硫酸放在鹼水槽中加熱，從而導致爆炸事故；第三：在施工過程中，工藝員王興明曾經三次提出意見，阻止用濃硫酸來操作，但是，李文同志拒絕了王興明的意見……。根據以上三點，我同意同志們的分析：李文同志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是和李文同志平時的自高自大，無組織無紀律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

分不开的，……”

当會議結束之后，李文站起来，打开門就往外边走，他覺得两脚沉重，象灌滿了鉛一样。

“回寢室嗎？”黨員，团支部書記張秀珍輕輕地拍了他一下。李文沒有說話，点了点头。

“一块走好嗎？”

他們又談了一个多鐘头。

当李文倒在床上的时候，挂鐘已經打过二点了。田野的风，从窗外吹了进来，清新凉爽，这正是很好睡的时候，但李文却睡不着，他索性把棉被放在枕头上，用背靠着坐了起来，眼睛望着天空上布滿閃閃发光的繁星。多么迷人的夜晚啊！可是李文望着望着，就漸漸看不見了，出現在他面前的是参加生产以后的生活，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打开了。

二十多天以前，当他第一次到××車間的时候，他的心急促地跳动着，被“北京一号”的生产所鼓舞，也被自我改造的决心所鞭策，虽然沒有上完課，他就报名了，那时候，領導上号召懂得技术的同学参加“一号”的生产。他在工厂里做过几年檢驗員，功課又可以放得下，沒有任何犹豫，他报了名，接着就被批准分配到××車間做檢驗員了。

剛到車間的時候，車間只有十個人：一個車間主任，二個實驗員，還有五個外廠委托培養的徒工。另外就是一個調度員和李文了。當李文剛到車間的時候，他也和全體同志一樣，晝夜苦戰着，為車間的設備而戰，為建立車間而戰。後來，當已經建立了三個生產車間和若干設備之後，又調來了一批同學，生產開始就緒了。

李文就在這個時候，開始考慮自己的工作問題，車間已經初具規模了，一共擁有四十多人，應該有一套完整的機構，他感到自己應該做一些技術上的或者是行政上的領導工作，拿自己和其他人比較一下，大批同學沒有生產經驗，實驗員只有經驗，沒有理論，實驗室主任雖然有理論知識，但操作經驗卻不行！徒工更不用說了。只有自己有過幾年檢驗員的工作經驗，而且現在又即將是一個三年級大學生……。

這時，他開始不甘心作檢驗員的工作了。

他這種情緒很快的就反映到檢驗工作上來，他開始是漫不經心的對來往的零件只作一些表面檢驗，從來不作破壞性檢驗。一有空他就跑到實驗室，搞一些不知名目的試驗。

經常為一些小事情，和外面單位來聯系工作的人爭吵起來。有時打着電話，遇到不如意的事，他就狠狠地把手機摔上就走了。

这些表现引起师傅和别的同志不满。领导上经常听到对他的反映，说李文自高自大，态度不好。然而李文听到这些之后，却满不在乎，他只是想着工作不称心。

但是，有时为了让别人留下个好印象，他也极力的想办法要露一手，好让别人知道：李文，并不简单。

有一次，他发现某种零件上出现了黑色的斑点，看来不是由于表面保护不好产生的，他想应该到钣金车间问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本来是检验员应尽的职责。可是，他想，别人要不知道这件事，还说我的工作不认真该多冤枉啊！于是他找宣传员去了：“喂！跟我到钣金车间去一趟！”宣传员以为他去取零件呢，就跟着去了。到了钣金车间，他是那么细致的询问零件上产生黑斑的原因，问了工艺员，又问调度员，再到工段去问工人，足足问了两个多小时。

回来后不久，黑板上马上出现了一篇表扬他的稿件，他的心里真是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自此以后，他更自高自大了。

在一次车间的大会上，车间主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教研室为了向“十一”献礼，要作一种合金材料。车间主任说：“我当然不是叫大家不搞‘一号’生产搞合金，但是，大家在生产任务完成之后，

有時間也可以考慮的……。”

李文在一旁聽到這個消息之後，腦海里又擲下一塊掀動波瀾的石頭。搞合金，對，應該搞合金！這比檢驗員的工作有出息得多！但時間是成問題的，昨天一天，一大堆零件一直檢驗到十二點，還沒有檢驗完，唉！……

他決定向領導上提出來增加檢驗人員。

一天上午，當車間范主任走入車間工作室的時候，李文就追上，他本來還想考慮一下應該怎樣恰當地表达自己的意見，但是，兩隻腿不自主地就往前走去了！

“范老師！我想和您談一下，有時間嗎？”

范主任沉吟了一下，然後說了聲“可以！”

接着，他們就坐在實驗室的一個角落里。

“是這樣，我希望增加一個檢驗員。”

范主任沒有說話，微笑着聽着。

“目前的工作比較緊了，每天送來的零件已經增加到七百多件，另外……”

“工作很緊嗎？”

“緊，當然是緊的。不過我正在想另外一個問題，現在可以調個同學來，我帶上一個時期，他就可以獨立工作了。檢驗員這個工作，也是事事務務的，普通同學也能搞，我對合金材料比較感興趣，我是想……”

“哦?!” 范主任微微抬了一下头,看着这个正在激动着倾露自己的思想深处的语言的青年,然后又点了点头。

当李文谈完了自己的意见之后,范主任微笑着说:

“你的意见,有一部分可以考虑。”他说,“工作确实需要,可以增加人,但是如果说检验员工作事务,搞合金材料才有劲,那就有不纯的东西了。”

“那么,你认为工作上是不是需要增加人呢?”李文焦急地等待着范主任直截了当的答复。但是范主任却说:“调度员,材料员,都是一个人盯三班,没有白天和夜晚的……。”

李文低着头,他的脸色很难看,没想到,这个主任这样难说话。他强硬地说:“我的意见已经谈过了,领导上看着办吧!”

说着,就头也不回地气冲冲的跑了!

和车间主任谈话后不久,团支部书记找他谈了一次话,但是他没有承认自己对检验员工作有不纯的思想。他说:“我只是想,怎样搞好生产,我并不希望我在这里得到什么。”他把真实的思想隐瞒起来了。

没有隔几天,硫酸爆炸事件就发生了。

那天中午,当他经过车间调度室门口的时候,被调度员小张叫住了。



“这位同志急需要銅綫，我实在离不开，你帮助去联系一下吧！問問車間主任同不同意。”小张說完就走了。

原来某車間急需两大捆銅綫，但沒有現成的，銅綫上包着密密层层的棉紗，如果用手工拆除，時間已經不允許了，所以，只好請他們車間用化学方法把棉紗腐蝕掉。

“有办法！”李文一面回答，一面就和要銅綫的人来到了車間，他想：“这事很簡單，我可以很快的就完成了。”至于向車間主任請示，他早已扔在腦子后边；更忘了自己是檢驗員，不該超出自己的工作範圍輕易決定問題。

于是他大踏步地走向庫房，也不通过保管員，就順手拿了一瓶五公斤的浓硫酸，飞快的走回車間。

迎面碰上了車間主任：“李文，你拿的是浓的，还是稀的？”“旧的！”李文支支吾吾的应付了一句。

范主任想：“旧的！”那都是过去掺过水的硫酸，就以为是稀酸，也就不再追問了。

李文走进試驗室，开始他用20%的硫酸进行腐蝕，棉紗包皮馬上就被腐蝕了，露出閃閃发光的銅綫来。

“效果很好！就是还慢一些。”李文得意的說。

接着就准备正式工作了。剛巧，工艺員王师

傅走进来，一看到这情况，王师傅认为危险性很大，劝李文不要这样作。

“没有问题！”李文满不在乎的说，“我已经试验过了。”

“操作温度多少？”

“四十度。”

“怎样加热呢？”

“在碱水槽上加热。”

“用什么容器呢？”

“方形玻璃杯。”

“不行！”王师傅不同意这样作。“方形玻璃杯不能耐热，会裂开来，浓硫酸流入碱水槽内，必然会引起剧烈的化合，再加高温，一定会爆炸的！”

王师傅的话，象耳旁风一样，从李文脑子里一闪而过。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

这时正巧王师傅被一位同志叫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叮嘱李文：“千万不能这么作！”李文仍然不吭声。他想：“哼！你就是看不起我！我经过试验不就得了吗？”他又想：“王师傅只不过有些实际经验罢了，用强酸腐蚀有机质，特别是棉纱，在理论上是沒有问题的。浓硫酸固然是容易爆炸，可是我接触它也不是一两回了……。让我搞出来看你们怎么说。”这个时候，什么工艺规范，什么老师傅

的經驗，都一股腦兒丟在一邊了。

他毫不猶豫地就把五公斤濃硫酸統統倒在玻璃杯里，然後加高了溫度，他草草地向要銅綫的同志交代了一下，就跑出去了。

留下那個要銅綫的同志，提心吊膽的在旁邊站着，溫度越升越高了，濃硫酸在翻滾，格拉拉……玻璃杯裂開了，緊接着，濃硫酸和槽中的強鹼會師了，整個槽里沸騰起來，氣泡大量的上升，這個同志見勢不妙，趕緊往外跑去找李文。

剛一出門，轟的一聲，就爆炸了。

.....

仿佛雷鳴似的响声还在李文的耳边响着。濺滿黑点的天花板、地板上流动着黑色的溶液、炸碎的玻璃……又浮現在李文眼前！

无数双眼睛望着李文，投来了責备的眼光：李文，你給生产造成多么大的損失啊！他两眼閃动着泪花，这时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錯了。他恨自己！

.....

当他跳下床的时候，东方已經微微露出魚肚白，他拉开电灯，展开一张白紙。他想：需要作深刻的檢討，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工厂的时候，曾挨过批評；在双反运动中也曾受过批判。但是，一到了××車間，气候

温度合适的时候，它又露头了。想到这里，他紧紧地咬着那个已经发白的嘴唇，左手压住被电灯映得发黄的信纸，开始沙沙地写着：“亲爱的支部书记，车间主任……。”

## “小牛”和“小辮子”

車間的党支部書記方青回宿舍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三點鐘了。夏夜的风，迎面吹來，使人覺得那麼清快、舒暢。他已經八十多天沒有回宿舍了，今天他們提前二天完成計劃，而新的任務要在明天下午才能布置下來，所以他決定回宿舍去，一方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另一方面還可以趁這個時間，回想一下這一階段的工作。

方青一邊走着，一邊揮動着兩肩。之後，他又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夜，是這樣靜啊！多少天來，他一直處在最緊張最激烈的戰鬥中，現在一下變得這麼輕鬆，這麼清靜，他感到是那麼不習慣。大家為“北京一號”已經戰鬥了八十多個晝夜，的確在這些不平凡的日子裡，他們生活得多么樣緊張、激烈，多么樣豐富、絢麗；眼看着“北京一號”這樣迅速地成長起來，他們是多么興奮啊！然而使他更興奮的是人們思想面貌有很大改變，人們的關係變得那麼親密、純淨、高尚啊！作為一個黨的工作者還有比看到人的進步更興奮的嗎？想到

这里，他抬起了挂滿紅絲的双眼，用力搓擦着双手，这时他仿佛又看見了那个活潑热情，忘我果敢的“小牛”和“小辮子”。一想起“小牛”和“小辮子”，就象一股洪流似的在他的心中乱窜着，使他不能平靜。往事象潮水一样，又涌上心头。

那是車間成立不久的一个紧张的夜晚。

方青整理完明天就要下达的任务，一抬头，看見車工小张和另外两个青年抬着一根沉重的鋼料走进車間。

“材料領来了！”方青高兴地說。

“領来了。要不是这俩同学帮忙，我一个人怎么也搬不回来！”小张擦着脸上的汗，向方青指了指站在后面的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

那小伙子和姑娘正半张着嘴，閃动着惊奇兴奋的目光，注視着車間：雪亮的灯光，高速运轉着的机床，飞溅着的鉄屑，磨輪下美丽的火花，巨大的音响和那滿脸油汗奔忙着的人群組成的热烈紧张的劳动場面。“謝謝你們啦！”方青笑着对他們說。

“为什么？我們是来工作的！”小伙子挺着胸脯大声地說。交給方青一张介紹信。原来他們是一年級学生，来作統計工作的。

“你們已經工作了！”方青指着那根鋼料說。

大家都笑起来。

从那夜起，小伙子 and 姑娘就开始工作了。起初他们只作统计工作。但是每天填几个数字，远不能满足他们火一般的劳动热情。没几天，他们就主动的把工具库和材料库的工作担当起来。后来，连半成品转工序和某些对外联系的工作也被他们抢去了。他们的工作受到大家的赞扬，大家都亲切地把那个结实的、不知疲倦的小伙子叫“小牛”；叫那个整天摇晃着一双小辫的姑娘作“小辫子”。

小牛和小辫子就是这样来到了车间。

一个初进车间的新工人，就象是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并不是没有困难和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象老战士们一样的机智和勇敢；起初，他俩也闹了不少的笑话：人家来借铣刀，他们把铰刀送过去；本来应该几个零件下一根长料的，他们给锯成一段段的；小辫子第一次看见砂轮和工件“快速接近”的时候，以为砂轮和工件要相撞了，吓的惊叫起来。

记得小辫子还哭过一次哪！

那也是在一个紧张的晚上，方青在磨床上挫磨衬套，小辫子在旁边加冷却油。她出神的注视着旋转着的、反复移动着的铣刀。一天一夜没睡了，还干得很起劲。方青磨好了一个衬套，她连忙

接过去。

“多光啊！”她撫摩着那光滑的表面兴奋地說。

一不小心，那光滑的衬套从她手里滑落，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方青一步跳过去，連忙拾起来。

“怎么样？”工艺員和設計員跑过来問。

“怎么搞的！报废了怎么办？”这零件是小張車的，他生气的大声嚷着。

报废！小辮子的脸刷地惨白了。她不知道这种只有一公厘厚的薄筒子是不能受撞击的。

車間主任也来了，大家立刻进行了初步的檢查，沒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决定送檢驗站磁力探伤。

零件送走了，方青准备繼續工作，一回头，小辮子不見了！他找了好久，才在外面的草地上找到她。她哭了！

方青劝她，告訴她零件报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哭也沒有用。她什么話也不說，伤心的哭着，抽动着肩膀。顫抖着手，狠狠地扯着地上的青草。后来，她使劲擦着眼泪，站起来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方青正在工作，听見远远地有人叫他，抬头看时，小辮子一手拿着衬套，一手拿着一张紙，飞一般的跑进来。

“沒有废！支書，好的！是好的！”她高高地揚



起那好看的眉毛，兴高采烈的把零件和檢驗合格証交給方青。“好的，沒有廢！”她又低低地說，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浮肿的眼睛里放着光芒。

看見她高兴的样子，很难相信昨晚她哭过了。

“可把小辮子給吓坏了，昨天晚上她在檢驗站守了一整夜！”小张走过来补充說。

小辮子狠狠地白了小张一眼，然后輕声說：“我自己不能生产，如果倒把同志們生产的报废……”說着又拿起油盒。

“在檢驗站守了一整夜！”看着她浮肿的布满血絲的眼睛，一陣激动的热潮涌到心头。方青一把夺过油盒，連推帶拉的把她推进休息站。

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

上天的日期一天天逼近，为了保証任务能提前完成，院部提出了“苦战五昼夜，完成两条腿！”的战斗口号。

“苦战五昼夜，决不拖总装后腿！”車間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每个人的干劲都鼓得十足，每台机床都开到最高速度。听吧！那“嗚—嗚—嗚”的低音是車床在进行高速切削；那“吱—吱—吱”有节奏的中音是銑床在歌唱；“各登、各登”的声音，是王师傅在用插齿机插圆弧；靠近調度室窗口，鋸床在“嘶拉、嘶拉”的响，这是小牛在下料。

就在苦战五昼夜的第二天中午，鋸床有节奏

的声音突然变成尖叫的怪音，鋸弓直向杆料压下去，鋸条和工件剧烈的磨擦着，冒起一股焦臭的浓烟。

“快提手柄！”方青刚这样想，只见小牛早灵巧的把手柄转到“上升”位置。但是，手柄失灵了！鋸弓仍然沉重的压下去，全院唯一的一根鋸条眼看就要压断了。一刹那间，小牛痛苦地歪曲着的脸，就好象鋸弓压在他身上……

突然，小牛敏捷的关了电门，一个箭步跳到鋸床前面，深深地弯下腰，用肩膀和双手拉住了上百斤重的下沉着的鋸弓！电流被切断了，但是鋸弓靠着惯性毫不留情的向小牛的手冲过去。

“放手！”方青叫喊着，急忙跑过去。

可是，小牛没有放手，他清楚地知道放了手会发生什么，也同样清楚地知道不放手又会发生什么。

血！鲜红的血，顺着鋸条流下来，直流到即将加工的杆料上。

鋸条就这样被保全下来了，小牛的手指上却裂开了一条寸多长的见骨的伤口。他们把小牛送到校医室。这时候，小牛那台鋸床，又发出“嘶拉、嘶拉”的声音，沾着小牛鲜血的鋸条又开始轻快的切割杆料。鋸好的杆料源源不断地送到机床上去。

夜两点，当方青开会回来的时候，在钳工桌上，

他又看見那个神气十足的、手上纏着綳帶的小牛。

“誰叫你来的，伤口剛縫过！”方青大声責問他。

“报告！一个指头負伤，还有几个可以工作！”他頑皮的立正站着，嘴角微笑的歪在一边，理直气壮的回答。

沒有办法，硬拉他回去是不行的，只好叫他作些輕微的工作……。

苦战五昼夜的标語，已經变成苦战 24 小时了。这是最后的一战！

車工段送来了大批半成品，鍛工車間也送来了大批鍛件，这些都堆在仅有的四台銑床和几个鉗工的銑鉗工段，銑鉗工段成了完成任务的关键。

“支援銑鉗工段！”調度員、工艺員、設計員、宣傳員全部动員起来，大家喊出了“用手挖也得完成任务”的坚定誓言。

銑鉗工段立即熱鬧起来，鉗工桌上人数增加了三倍，銼声，鋸声，錘头的敲击声几乎盖过了机床的轟鳴。鉄屑混着汗水，洒得滿地都是。

小牛和小辮子正在鋸起落架上最大的零件——橫梁。按照規定，必須在鍛件上取下两块小薄片作性能試驗。这块外厂鍛来的、車間里的机床都“吃不消”的大家伙，驕傲的站在老虎鉗上，小牛和小辮子用力的拉着鋸弓。大家伙好象故意显示它优良的性能，頑强地在那里抗着，鋸条磨鈍了

一根，但还没有锯到一半。

装上第二根锯条的时候，小牛火了：“看谁厉害！”他翻身脱去了衬衣和背心，露出黑亮的胸膛，一按桌边，双脚早上了桌面，他站在桌上，小辮子站在桌下，又是一阵猛拉。小牛黑亮的胸膛上闪着油光，豆大的汗珠直流下来；小辮子的鸭蛋脸也涨的通红，汗水把小辮都沾湿了。

方青放下手里的工具，决定去替换小辮子。

“不！我能行！你不要捣乱好不好？”小辮子毫不客气的连喊带推的把方青赶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大家伙终于垂头丧气的倒在桌下，旁边是一堆锯屑和两根用钝了的锯条！

小牛和小辮子正在调度室打磨那两块锯下来的铝片，这两块虎钳夹不住，电磁工作台也吸不住的小薄片，只有用手工磨光。要磨掉那深深的锉痕，达到0007的光度，完成这个任务，那又比锯它下来难得多！

小牛和小辮子都半闭着眼睛，两只手机械的移动，小牛磨着磨着，越动越慢，最后终于闭上眼睛停止了，就那么直直地坐着睡着了。

“啪！”小辮子毫不留情的使劲打了小牛一掌。小牛猛地站起来，茫然四顾，然后又坐下来，抱歉的对小辮子笑笑，又使劲的磨起来。

“咱们说点什么吧！”小牛提议说。

“說什么呢？”小辮子問。

“你在想什么？”

“你呢？”

“我想，現在最舒服的就是……”小牛使勁抬了抬沉重的眼皮。“就是把身體放平，別老這麼豎着。”

“你就想這個？”小辮子笑了。

“怎麼，難道你不困？”

“當然不！”

“得啦吧！瞧你的眼睛都睜不開了。”

“誰說的！”小辮子說着，使勁睜了睜半閃着的眼睛。

說實在的，他們現在該有多少困倦啊！五天五夜沒有睡過一次好覺，再加上剛才那一陣劇烈的勞動……。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唱個歌吧！”小辮子提議說。接着就輕輕地唱起了他們自編的歌曲：

共青團員在歌唱着戰鬥，  
嘹亮的歌聲飛揚在祖國的大地。

“我們正在作着前人從沒有作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小辮子輕輕地背誦這句毛主席的名言。

小牛用他低沉的男声和上去：

共青团员在战斗中歌唱，  
祖国在歌声中飞跃前进！

他們唱完了“突击队之歌”，又唱了一支“社会主义好”。他們用歌唱和疲倦作战。沙沙的磨擦声变成了歌声的伴奏。

他們唱了很久才停下来。桌子上已积了一层霜似的鋁末，那些沟紋該磨平了不少吧！

“剛才你沒有回答我，你現在想什么呢？”小牛又提起老問題。

“想我們的生活！”小辮子沉思着說，“我們整天都在工作，就象歌里唱的一樣，从黑夜到黎明，从黎明到夜晚，我們整天都在为祖国第一架自己設計自己制造的飞机而工作！”小辮子激动着說。“就比如現在吧，夜三点半了。英国佬睡了，美国佬也睡了，可是我們沒有睡，我們和我們的祖国都沒有睡。赶啊！赶啊！我們飞跃前进，創造着惊人的奇迹。不几年，我們就会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小牛出神地听着，他不断地地点着头。

“今年‘十一’我們的‘一号’上天，明年‘十一’和后年‘十一’又会有什么样的飞行器上天呢？想想看，祖国的航空工业的远景多么宏伟！为了这，我們还有什么可以顧惜，可以保留的呢？”小辮子

热情的說着，她激动的輕輕地朗誦着自己心底的詩句：

太阳疲倦了，  
有月亮来接班，  
我們送太阳下山，  
又和月亮作伴；  
辛勤劳动，  
日夜工作不停息。  
我們要使壯丽的天安門天空，  
有祖国的原子飞机航行；  
我們要在古老的宮殿旁边，  
發射出第一个飞向月球的火箭！

“你想的真好！”小牛激动的說，“我也想，就是說不出来。”

“哦！你說，”小牛突然問，“我們造飞机，毛主席知道嗎？”

“当然知道啦！”小辮子滿有把握的說。

他們又沉默下来，研磨鋁片的沙沙声不停的响着。在这最紧张的夜晚，他們幻想着美好的将来，思念着我們亲爱的毛主席……。

很久很久，小牛用几乎听不見的声音說：

“毛主席！毛主席！放心吧！……”

电灯逐漸失去了光芒，曙光透进来，太阳休息

了一夜，又披起万丈霞光跳出地平綫。紧张战斗的夜結束了！任务，胜利完成了！

看吧，每台机床的工作台上，每个钳工桌上都堆滿了閃閃发光的成品，多少成品啊！苦战通宵的战士們，疲倦的脸上浮現出胜利的微笑。

这时，小牛和小辮子靜靜地伏在桌上。朝霞撫摩着他們疲倦的脸、微閉的眼睛、半张的嘴唇，照射着他們手里的平亮得象鏡子一样的鋁片，那鋁片銀色的反光，照着他們滿是豆大的血泡的手掌。

他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充滿喜悅的心情睡熟了。

这时，方青已經走到宿舍門口，他那双挂滿紅絲的大眼睛，滾动着大顆泪珠，看得出他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他自言自語地說：“叫这些热情百倍、干劲冲天的青年人放下工作比什么都难啊！”



## 鉚裝之歌

在这个原来是体育館的車間內，一百多人在激战。两个两丈多长，寬达丈余的机翼正在高大的型架上安装。飞机的两片大尾巴——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在紧张的施工；庞大的机身放在車間另半边，一串串橢圓形的骨架已装好，一排排黃綠色的橫向隔框和縱向桁条整整齐齐，就象一座豪华的宮殿。鉚裝工人們敲的敲，打的打，鉚的鉚，鑽的鑽。有的人站在上面，有的人蹲在底下，有的人鑽进飞机的肚子里，有的人仰面朝天。錘头叮当，风鑽飞旋，鉚枪在嗒嗒嗒地轟鳴，馬达在轟隆隆巨吼……这就是战斗的鉚裝車間。

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無論是酷热的中午或是清涼的早晨，当人們走过車間門口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被車間的战斗場面吸引。看到密密层层骨架变成銀光閃閃的机身，看到这不分昼夜攀登在型架上的英雄們，心里說不出的兴奋、激动和驕傲！如果你能更清楚的了解鉚裝工人的事迹，你就会抑制不住的想把他們歌頌。

在机身前段的座仓里，一个中等身材的姑娘，弯着腰，躬着身和几个人挤着紧张的铆接，这就是五年級女学生，共产党员袁冬林。她瘦瘦的脸上眼睛閃着光，为了“北京一号”，她花費了多少心血啊！从清晨到黄昏，从夜晚到黎明，一千一个“連軸轉”，一千就是几十小时，就連吃飯的这一会，也舍不得回去，就在小卖部啃个硬面包，一边啃，还一边和大家研究工作。

一个头上扎着綳带的年青人，他一会摸摸桁条，一会看看图紙，从机身左边轉到右边，从地上爬到型架上，看着他的同伴在紧张的工作，他多么羨慕，多么想拿起心爱的铆枪工作啊！这就是被铆枪把头打了个四公分长的大口子的蔡明远同学。領导上叫他休息两天，他怎么躺得住呢？打伤后的第二天他就跑回車間。由于震动厉害，領导上坚决不准他上架，他就当同志們的助手，到处找輔助工作干。第三天，他終于鑽进机身加入了战斗。

机身大梁突击队，机翼大梁突击队，长桁突击队，短仓突击队的冲鋒号一次又一次的响起。

那还是在八月底，一块块銀光閃閃的蒙皮（飞机的外衣）铆上了机身的前段和后段，机身却被拦腰分成了两段，头尾不能接起来——中間需要安一个結实的大梁，但是連大梁材料的踪影还看不

見呢！看着一塊塊蒙皮正向中間壓縮，就好象壓着機身大梁突擊隊員們的心一樣。沒有大梁，長桁不能通過，地板骨架不能通過，蒙皮不能鉚……百忙之中，工人沒活干了，眼巴巴的等着大梁的安裝！

突擊隊的政委，一年級的共產黨員劉萬英師傅（原在工廠工作過），首先奉命親自去找料。烈日當頭，奔跑南苑，一塊三米長一米五寬的大鋼板弄到之後，怎麼運回來呢？想到被分成兩截的機身，他恨不得扛起來飛跑回家。後來，在三輪車上綁了木棍，才把鋼板放上去。可是，車子直往後倒，他又想個巧法，在車把上掛了塊石頭。車子一動，鋼板就顫抖起來，當當的直響，他趕緊托着它的腰，推着車子，一步步的走回學校。太陽象一盆火一樣的烤人，走一步就出一身汗。他象保護嬰兒一樣，右手扶酸了左手再來，就這樣整整走了幾十里！到學校後，全身濕了個精透。

鋼板來了，送到別的車間去下料、劃綫，鋸開再銑成型材，要整整五天。五天！對他們來說簡直是漫長的一年！機身在等着大梁，總裝在等着機身。不行！自己動手干！他們當夜就冒着傾盆大雨跑去幫助斷料，又幫其他車間的同志一起運鋼板。連着干了两晝夜，五天的任務終於提前三天完成了！

把型材拿回鉚裝，一陣嗒嗒嗒的鉚槍聲很快就响起來了，鋼作的大梁，鋼的鉚釘，使得這响声高過了其他的鉚槍。劉師傅、趙師傅簡直是一對老搭檔，一個拿鉚槍，一個拿頂把，配合得那麼熟練、密切。趙師傅一面打一面嚷：“喂！快！快！快呀！……好，好好！”他簡直打順了手，打開了心。劉師傅呢，他不愛多說話，埋著頭直干，他一邊走，手下就出現了一排亮晶晶的鉚釘，簡直象銀河系的繁星……

在大梁接頭開口處，需要鉚上一塊加強蒙皮，在這兒工作必須卷曲著身體，全身的力量由彎曲著的腰部承擔，身體沒有絲毫伸展和轉動的余地。已經繼續干了三個晝夜的突擊隊長趙洪有師傅，親自承擔了這一艱巨的工作，就在這樣艱苦的条件下全神貫注地工作了整整一個通宵，鉚釘一個一個的鉚上了蒙皮。但是，當工作結束，他準備直身下來時，全身已經動彈不得：兩腳麻木，腰杆象幾十顆針扎一樣的酸疼，腦袋發脹，兩眼直冒金花，一整夜的緊張工作，全沒顧得，直到現在才發覺。

在英雄的鉚裝工——絕大部分是初上戰場的青年學生——的奮戰下，十五萬多鉚釘，一百多塊蒙皮，幾十個隔框和兩條堅固的大梁組成了一個有机的整體，“北京一號”的機身在他們的手中就這樣誕生了。

## 赵师傅

一进钣金车间，就看到一付巨型标语：“提前装配，保证‘一号’十一上天”。这时正是钣金车间生产最紧张的阶段。

“老王，老王！”老王仍然专心地清点着材料的数量和牌号。党支部书记看老王没听见，又拉大了嗓门叫了一声，“老王！”

“噢！干什么？”老王的脸转过来了。

“待会儿，钣金赵师傅来要三十号料，你就说没有了。”

“有啦！我们跑了三天，今天下午总算跑来了。”

“不，赵师傅连着三昼夜未合眼了，身体又不好……。”

“我们的老张也是……。”

“你听着，想叫他休息一下，怎么劝也不行。”

“谁叫你把劲给鼓的那么足！”老王笑哈哈地说。

“你这儿甭给他料啊！”

“我懂了，这倒是个絕法儿，可怎叫俺老张也休息一下呀？他又跑出去了。”

“那只好等他回来再說了。”支書說着向装配工段开会的地方走了过去。

当赵师傅从材料組空着手回来时，他的徒弟——四、五年級的学生偷偷地笑着，不时地瞟赵师傅一眼。赵师傅沒注意这些，看着揮动木錘的姑娘和小伙子，看着那空空的工具箱，揉着挂滿紅絲的眼睛，叼着一枝剛点着的香烟去找支書去了。

“支書，这怎么行啊？！”支書回头看了看，对装配段同志說：“你們先开着，我和赵师傅开个会儿就来。”

“会！什么会儿？”赵师傅惊讶地盯着支書。

“很重要的会。”支書滿有风趣地說，“关系到今后任务能否順利完成的重要會議。”說着就拉着赵师傅走出了車間。一走到了通往宿舍的道上，支書摆着手說：“去吧！回到床上，在梦里好好开个会吧。自从你由工厂来后，还未好好休息过，这样下去你还想回厂不？！”

“可是……”

“还可是，你已經被繳械了。”赵师傅一想笑了，怪不得工具箱空了。

“这是批急件呀！”

“淬火件晚飯前你不是已經整形完了嗎？”

“完了。”

“那就去休息吧！这里的徒弟可以做，明天的那批淬火件的整形可全得你包下呢。去吧！从党的利益出发。”支書已經快无能为力了，所以只好把最后一句話說出来。

“好吧。”赵师傅只好服从了。

支書微笑着赶回去开会了。

夜深了，虽說沒有月亮，但借着各系楼里的灯光，可以看到一个青年人背着一包东西，正向着赵师傅走来。人越走越近了，赵师傅仔細一瞧。“噢！是小王，淬火件来了！真是跃进，明天要的今天就来了。”小王把一堆淬火的零件送进了厂房。这些零件明天下午就要装了，而这些零件的整形要一上午才能干完，万一干不完，岂不影响装配。赵师傅想着想着就轉过身来向車間走去。

“报废了。”李华說，边說着边拿着个歪扭的隔框給她的同学小张看。小张紧縮着肩头說：“想法修好，还是能修好的。”

“叭！”李华不知怎么失手把隔框掉在平台上了。这一下可真报废了。

“怎么不注意呀！”小张責备地說。多少双眼睛盯着小李。李华这一下可吓住了。还是小张的声音打破了这一陣子沉默：“半天的劳动，累得滿身大汗，就这么完了，真是的！”

“一个人的劳累是小事，可浪费了材料，拖长了周期是大事。”赵师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李华的身边了。

“咳，也怨我没在这儿说清楚。”赵师傅懊悔地说。

“不，我太不小心了！”李华怕人家看出自己挤眼泪，头更低了。

“别难过了。”赵师傅拍着她的肩，深怕这个孩子哭起来。

装配工段会开完了，开始装配晚饭前整形完的那套零件了。

“赫师傅！”赵师傅喊着装配段的赫师傅：“这套你们什么时候完？”

“今晚一定完。”

“明天呢？”

“明天只好休息。你们供不上嘛！说实在的，你们若是把最后这套整好形。”说着他提着刚拿进来的那包淬火件，“我们明天下午就可以总装。”

“好！绝对不误你们的时光。”

支书正在和材料组老王谈什么，忽听这一声大吼，他又看到了已经睡觉的赵师傅。

“怎么还没回去呀！赵师傅？”支书来了。赵师傅瞟了一下，没有吭声。

“回去吧！你要不回去，他们也……，”支书指



着赫师傅他們說。

“那还不好嗎？总装完了再大休息。”

“回去吧！”也許是支書的提醒，徒弟們都七言八語地幫腔了。

“你怎这样偏心眼，这些……”赵师傅說着指了指他周圍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他們不也好久沒合眼了嗎？”

“回去吧！”徒弟們要繳他的械了。

“老实点！”赵师傅装着一副生气样子，可又憋不住想笑，終于噗哧地笑出了：“若是按我們师傅的旧規矩，我要打你們每人四十皮鞭。”說得大家都笑了。

赵师傅不再作声了，专心地敲打着变了形的淬火件，看样子他下定决心不管誰說什么也不理了。

初升的太阳在厂房的牆壁上抹上了紅色，又一个光輝的早晨来临了，赵师傅修整完了所有的淬火件。

“去休息吧，赵师傅。”徒弟們又說話了。赵师傅向洗水池走去。

“不合牙！还得整修！”这是装配工段赫师傅的声音。虽然每个零件都符合图紙要求，但由于准确度不完全一致，成套的零件往往不能密合，这使装配工麻煩了，他們必須边整形边装配。赫师傅

心里很不安，他对这套零件的整形毫无经验，他从来也没干过，真有点不敢下手。

“我来帮个忙可以吗？”站在旁边看了很久的赵师傅走了过来。

“欢……迎！”赫师傅说了一半，可又皱了眉头，“赵师傅，你需要休息呀！”

“咳！快来吧。让我早点看它装成是个什么样子。”于是赵师傅的锤子又在装配段上打响了。

说也奇怪，兴奋的人们不知道怎的都加快了工作速度。原来下午才能完成的工作，一上午都作完了。

“去休息吧！吃饭时会有人叫的。”赫师傅下命令似的把赵师傅赶走了。

赵师傅回到宿舍，他伸了个懒腰，衣服也没有顾得脱，往床上一躺就甜滋滋地睡着了。

## 生产准备工

黎明的寒冷把小王冻醒了。夜里三点回来，被也没来得及打开，倒在床上就睡下了。他虽然感到一些凉意，但合着沉重的眼皮实在懒得动一动，昏沉的脑海里飘浮着一句话：“两天要交出全部框！”好半天才想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唉呀！怎么这样糊涂！”小王一翻身就爬了起来。看看四周同学还在沉睡，时间还不算太晚，匆匆洗了脸，撒腿就往车间跑。

小王是二年级的学生，现在他是机身工段第四小组的生产准备工，在工人上班前必须把生产准备工作作好，平常总是没吃早饭就跑去上班，这也正是他得意之处。按他自己说法是：既可以节省时间，又锻炼了身体，真是一举两得。

今天比往常更早，因为“一号”的零件生产要求在今天上午全部完成。在车间比武大会上，机身工段的比武条件是提前二天全部完成“一号”的生产任务。但后来突然又增加了一批总装零件。任务比原来重了一倍。修改比武条件吗？不能！

只有想办法，跃进！于是原来计划由两个小组两天完成全部尾段框的任务就全部由第四小组担当了。战斗的前夜，因小组过了组织生活，同志们个个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当夜小王就把生产准备工作干完了，等他把需要的模子、样板找齐，送到下料组时，已经是第二天三点。回宿舍只能再睡个短短的“觉”了。

“搞好生产准备工作，对生产的作用比自己多敲几个零件要大得多。”小王一边跑一边捉摸着工长的这句话。

“一定要想办法，把准备工作多作一些，作得更好，让生产工人的劳动效率提得更高。”“毛坯检验后的零件，由我一次送去淬火，半成品由我一次送到半成品库，这样不就节省了很多工人来回跑路的时间吗？而且在打零件时，不再使工人因惦记着别的零件的检验和淬火而分心。对！就这样干！凡是能缩短工人非生产时间的我都干！”想着想着就跑到了车间。赶忙把昨晚准备好的毛料、模子、样板连同工艺卡，分送到各个工作台。

“小王！你早！”离上班还有二小时，小赵就来了。今天不比平常，大家都到得很早，都要首先捉摸捉摸分给自己的任务，想办法提高效率。小赵借来了一张图纸，这一下提醒了小王。“怎么搞的，把打框缘时需要的图纸给忘了，真粗心，下次不能

这样！”想到这里，小王回过头来就向资料室跑去，不一会儿就抱来了一大堆图紙……。等小王安排就绪，已是接近上班时间了。“小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是小张的声音，他急躁地指着图紙問小王。“好！我去叫一个工艺員来吧！”小王匆忙向前跑了两三步，后边又有叫声：“小王！这块料不行了，表面划得太厉害了。”这是张师傅的声音。

“好！那你就先做这个零件好吗？我去换一块料。”小王正要去换料，瞧見老张在找什么似的。“你找什么？”“0218的样板！”

“我不是把模子、样板、图紙、工艺單一起都給你放在工作台上了嗎？”

“沒有注意，現在不見了！”

“好！我替你找，你先去做别的吧！”檢驗員叫了起来。

“好！好！等一下，我馬上就来！”

紧张的战斗开始了，小王在工段下料組、模具样板庫、檢驗台、热理工段、工艺室、半成品庫之間来回跑着。

叮叮！ 当当！ 榔头敲得火热。 点击錘达！ 达！ 短促有力。 砂輪发出鏗鏘声象是女高音。 这些声响听起来真叫人高兴。 今天的活干得真快， 几乎比平时快上三个鐘头。

“小王！还有框要敲嗎？快拿来吧！”

“有！馬上料就下完了。”

“我們这儿也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图号嗎？”

“有！有！一会儿就給你們送来！”小王又跑到下料組去了。

“帮帮忙！忙一点！工人要停工待料了！”

完成零件的速度，超过了事先估計，看来完成計劃是沒有問題了。

“小王！給我找一个小圓銼来！”小洪因为找不到銼刀有些发火了，粗声粗气的以命令口气嚷了起来。

“干嗎这样使喚我呢！”一陣阴影在小王心头掠过去，“还是敲零件好！这样跑腿叫人瞧不起！”

“怎么搞的？这是什么感情！怎么胡思乱想呢？这不就是把劳动分成高低貴賤嗎！”小王皺起了眉头，脸上有些发燒。之后，又痛痛快快地“跑腿”去了。

小圓銼想办法借到了，送給了小洪，小洪以謙虛的眼神，对着小王笑了笑，接过了小圓銼。小王看着小洪迅速地用小圓銼銼掉止裂孔的毛刺，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

“你們看看生产准备工應該做哪些工作？”小王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見。“只要我能做的一定都做！只要能使劳动效率提高我什么活都干。”

半成品庫的零件堆得愈來愈高了。

“你們工段今天怎么搞的？交了这么多零件，……”半成品庫管理員咕嚕着，小王顧不得回答，只是心里覺得甜滋滋的。

夜班早已開始工作，白班夜班工人都擠在一起干活，更是熱鬧。這是每天車間最“繁榮”的時候，該開始統計今天圖號完成的情況了，登記冊上交出的圖號寫滿了一頁又一頁。“北京一號”開始生產的時候，平均每個人二班才能敲一個框緣，現在一個人一班就可以敲出三個框緣，而且質量也大大提高，真可謂：多、快、好、省。

主任和準備工總結了一天的勞動情況，分配了明天的任務。

“完了沒有？都十一點多了！還要去吃晚飯呢！”第三組生產準備工小張來叫小王了，他們倆每天總是最後一起走。

現在餓着的肚子開始逞凶了，腿也感到酸。但人們的心情卻是又愉快，又興奮，邊走邊聊，互相交談着今天的生產情況，輕鬆地回味着這一天幸福的勞動，想一想沒來得及想的事情。

“兩天全部交出尾段框。”一開始小王心里多少還有些提心吊膽，現在看來，明天再加把油，還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務呢！

## 师徒之間

二年級学生张尔强原是在車間搞車工的，前几天車間主任把他調到成品庫工作。为了这事，陈师傅一連几天不高兴。虽然小张只和陈师傅一块干了三个月的活，但两人却象一家人一样彼此时刻关心着。小张自从調到成品庫之后，他每天都要到車間来看看陈师傅，有时还偷偷的到小卖部买两个面包送到师傅面前，弄得陈师傅很过意不去。今天晚上小张剛剛作完成品的整理，正在想着还有多少零件未加工完，不知不觉的又来到車間門口。每当他走到車間門口，听到隆隆的机器声和熟悉的金屬切削声时，他就想起陈师傅，随手就推开門，陈师傅和往日一样紧张，两只深凹的眼睛紧盯着飞速轉动的零件，象怕它逃走似的。連小张走到他面前都未发觉。小张把眼光从零件移到师傅的脸上，仔細一观察，发现师傅的脸色很难看。“师傅，今天怎么啦？是病了嗎？”小张着急地輕声問道。陈师傅一听是小张的声音，馬上抬起头对小张微笑地說：没有什么，就是脑子有点发



漲。从师傅黃黃的脸上和稍帶抖擻的声音里，小张知道病情不輕，小张心里着急了，“师傅病了該回去休息，但是这些零件誰来加工呢？”“如果停了車床，那么零件就不能按时交出来，不能按时交……”小张心里明白，在現在这个时候，時間比什么都寶貴。可是师傅需要休息啊！他不能病着工作啊！小张看了看师傅的脸，看了看橫卡在車床上的零件，胆怯地輕輕地說：“师傅，您回去休息吧，这零件讓我来加工吧！”陈师傅犹豫地沒有开口，想着：“这东西已加工了五、六十工时了，現在是最后一道工序，交給小张行嗎？”不交給小张吧，身体实在頂不下来了，看看小张两眼直盯着自己的坚决态度，想到这几个月来他干活的情况，他微笑地說：“好吧！但你加工时可要小心！”陈师傅把一切交代之后，按了一下电鈕，小张就大胆的干起来了，他一忽儿进刀，一忽儿退刀，車床发出吱吱的声响，但是陈师傅並沒有走开，他一忽儿摸摸这里，一忽儿敲敲那里，有时还用耳朵凑上去听听，对这部床子上的每一件零件，每一个螺絲，甚至每一个齿輪上有多少牙齿，他都了如指掌，真象一个母亲了解她的儿子那么清楚、具体。当他把这一切都檢查完了的时候，当他确信这一切都很正常，决不会发生任何事故的时候，他才用麻布擦着油污的黑手，輕輕的对张尔强說了声“我走了！”

車間里的一切，對於張爾強來說，並不陌生。他知道車床各部的構造，和每一個零件的名稱，他也知道，旋出什麼樣規格的是成品，什麼樣的又是廢品，雖然這一切他都了解，但是今天當他從師傅的手里，把這個正在開着的床子接過來的時候，特別是師傅一走，他心里就感到有些緊張，一種強烈的責任感鞭策着他，他深怕把師傅的活給搞壞了，出了廢品。一想到廢品，雙手就有些發抖，他開始一点一点吃刀，但是車子就好象和他作對似的，過了一會兒，忽然發出了“嘶拉，嘶拉”的聲音，他馬上關上了電門。他拿着手電筒照着內孔，一看到加工的表面不太光，他立刻就發急了，急得頭上直冒汗，他想去問問師傅，可是師傅已經回去了。看看孔，望望刀，心“撲通、撲通”地跳着，“是不是刀杆太長呢？”一想到這裡，心情稍為平靜一點，他重新把刀杆卡了卡，就開動車，果然“嘶拉，嘶拉”的聲音消逝了。小張目不轉眼地盯着零件，心里不斷地嘀咕着“可要小心啊！”就這樣他一個又一個銑下去。當窗外透進清晨的曙光，照在新裸露出的零件的發光的光面上的時候，小張完全沉浸在勞動後的幸福里。

當他走出車間，來到調度室的時候，忽然發現師傅扒在桌子上睡着了，“原來師傅沒有回去啊！”小張不願叫醒師傅，脫下自己一件上衣，輕輕地披

在师傅的肩上，然后他悄悄地走出车间。室外显得有些凉意，但小张没有觉得冷，一路上想着：“我的师傅，他多好啊！”

## 最后的战斗

时间在战斗中消逝得特别快。年青而倔强的“北京一号”的制造者们，送走了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迎接了一个黎明又一个黎明，条条黑线变成了无数个精致的零件，大幅的装配图纸变成了巨大的部件——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但人们最急切的愿望是把它们总装配起来，赋予“北京一号”以生命，使它能翩翩起飞。

现在已经是第九十六个昼夜了，但是机翼还不能送来，总装配的工作还不能开始。

总装车间的人们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宁，心急如火。时间在不留情地消逝着，现在离规定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三天了，“十一”能不能上天，关键就在这三天里能不能总装出来。三天，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啊！一个设备完善的飞机工厂，技术熟练的老工人总装配一架飞机也要五、六天，但是现在留给他们的最多只有三天的时间了。三天！看看我们的设备——总装车间只不过是原来存放飞机的机库；看看我们的工

人——絕大部分都是未出茅廬的青年學生，就是這樣的人和設備，要在三天之內完成一架飛機總裝配任務。在這個時候，膽小的人可以退却，懷疑的人可以動搖，但是，熊熊的烈火却在大部分總裝工人們的心中燃燒。時間越是无情地流逝，他們的鬥志越高。

就在這樣的緊要關頭，黨，又來給他們鼓勁，又來給他們撐腰。院黨委副書記王大昌同志親自把總裝工人們召集在自己周圍，堅定地指示這些英勇的戰士：激戰即將開始，黨把決定勝負的任務交給你們了！有黨的關懷和指導，有你們“海可枯，石可爛，決心不可動搖”的英雄氣概，“北京一號”一定能够在“十一”上天！

當天晚上，全體總裝工人向黨保證：“三天以內，一定把‘北京一號’裝配出來！”

在總裝車間里，安裝中央操縱台的人們，比所有的人都更加焦急。他們的工作一定要在機翼到來之前完成，但是困難却處處為難他們，使得他們几乎是寸步難行，總也安裝不好。雖然中央操縱台的體積還沒有兩個人腦袋大，零件却有四、五百件，有二十多個操縱手柄，三、四十根鋼繩，連接着二百來個滑輪……更困難的是，這些零件中很多設計和加工都不合格，安裝時處處有問題，就連最

有經驗的工人也急得团团轉，几百个零件都要經過銼、磨、扩孔等一次又一次返修。安裝時，仅仅要把几根鋼繩排好，就整整熬了一个通宵。为了裝一个小螺帽，連手都伸不进去，只得用小手指尖頂着，用螺刀一点一点擰了好几个小时才裝好。几百个零件不是这儿碰，就是那儿磨，檢驗总通不过，他們就拆了裝，裝了拆地搞了十来次。困难啊！非常困难，只要想向前迈进一小步，就有困难阻拦。但是他們並沒有讓步，沒有退縮。安裝中央操縱台的人們，連續肉搏了十来个日日夜夜，终于在机翼到来之前完成了安裝工作。

在第九十七个战斗日，鉚裝車間终于亲手把他們日日夜夜的苦战結晶——光亮而矯健的机翼送来了！总裝車間的工人們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們蜂拥而上，把机翼抬进厂房。

北京的秋夜，幽靜而凉爽，但是火热的战斗气息，却从总裝車間滾滾袭来。你只要一接近它，就会听到那儿誘人的激战声浪。风鑽嘶嘶作响，鉚枪噠噠噠喧嚷，气压机发出的轟隆轟隆的鳴声，企图压倒一切声音，广播器以更大的声音給战士們火上加油：“中央操縱台已經胜利安裝完毕！他們虽然已經經過了几十个苦战的日日夜夜，但是仍然要和大家一起投入最后三天的激战！”“××組，加油呀！現在离你們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二十分

鐘了！”……在駕駛倉里，在客倉里，在機翼上，一百來個總裝工在戰鬥，他們安裝時兩隻手快快當當，走起路來兩支腳匆匆忙忙，眼睛里閃爍着興奮的光亮。這是一百多團烈火，你只要一看到他們，就會感到這團團烈火的灼熱。雖然在機翼到來之前他們都已經戰鬥過幾十個晝夜，現在個個仍然是那麼神采煥發，毫無倦意，好象每個人心里都在自豪地高唱着激戰之歌，他們似乎想用自己緊張的戰鬥告訴別人，“我們做着平凡的勞動，卻從事着豪邁的事業！”

車間里提出了一切為了第一綫，一切服從第一綫的口號。現在，光榮地戰鬥在第一綫上的，是機身、機翼對接組的總裝工們。還在激戰之前，他們就提出：要把原來六、七次的水平測量縮減為三次，要把原來的一個個順序鉸孔改變為幾個孔同時鉸，這樣大破常規，就會大大縮減生產周期。他們按照新的革命的辦法來實現大破常規的創舉。外廠來支援的楊芳俊和王洪臣師傅分列機身兩側，跪在機翼上一刀一刀用力地鉸着，鉸一下胳膊就酸疼一陣，但他們緊閉着嘴唇，堅持着；雖然秋夜已經很涼，很多人穿上了毛衣，但是每鉸一下，他們汗水就冒一次，衣服都濕透了。十個小時之後，廣播器里傳出了第一個捷報，對接組的同志們終於在十個小時之內完成了原訂二十四小時的任

务!“北京一号”已經安上了翅膀!

給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安装整流罩的几个工人,都是年輕的学生。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不許和任何东西碰撞,空气从它旁边不能自由流过,要受它的控制,使空气按照人的需要供給飞机呼吸。可是排气管偏偏不听话,总要从整流罩內鑽进鑽出。为了这,他們已經熬了十来个晚上,現在仍然在飞机旁和大家并肩作战。組长王福田的眼睛都熬紅了,虽然这位五年級大学生过去很爱整洁,但現在衣服上粘滿了油污,到处都是撕裂的口子,一条褲腿都快从半截掉下来了,但是这一切都似乎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二年級学生李昭手上划了口子,紗布和葯水就在車間里,但他却沒有离开工作崗位,讓鮮血不停地湍流……

在飞机的尾巴后面,放着两张临时搭起来的木板床,車間內这么喧鬧,連两个人講話都要大喊着湊到对方耳边,才能听清。但这时却有两个人呼呼地睡得很香。这是特种設備(电气、仪表、无綫电等)工段的两名战士,在連續几天的战斗之后,被他們的段长命令来休息几个小时的。虽然“战地休息站”离这儿还不到一百公尺远,可是他們舍不得离开这沸騰的戰場,生怕在睡梦中有了新的战斗任务时漏了他們。他們的段长,五年級学生,共产党员方一蒼,象个指揮官一样,正在領



导战士们给飞机的翅膀安装神经系统——敷设电缆。他已经连续苦战了三十多个日日夜夜了，两只眼睛仍然瞪得大大的，斗志奋发。他已经两个月没有理发了，胡子和头发老长老长，战友们开玩笑地说：“你快象个老爷爷啦！”

九月十九日，是第一百个战斗的夜晚，总装车间里充满了喜悦。拧好最后一个螺丝钉，铆上最后一个铆钉，结束最后一道工序……完工了！“北京一号”诞生了！

面对着亲手抚着长大的雄鹰，回想起战斗的一百个日日夜夜，思潮翻滚。设计方案激烈的辩论，几千张图纸设计的日夜兼程，车床改铣床的难忘的夜晚；钣金车间不分昼夜地敲打着飞机美丽的外壳，铆装车间把十五万颗繁星铆上机翼和机身……这是永远难忘的一百个昼夜啊！就在这不平凡的一百个昼夜里，一千五百多个飞机的设计、制造和其他工作人员飞快地成长起来了，今天他们的收获还不只是造出了一架飞机，而是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党的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正确。

I253/948

统一书号：10009·226

定价二角三分